

CHINESE - JAPANESE LIBRARY
HARVARD - YENCHING INSTITUTE
AT HARVARD UNIVERS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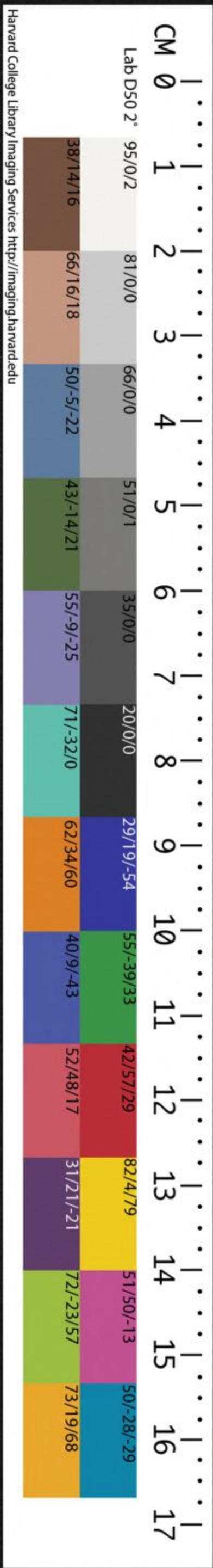
OCT 1951

T717 / 3427

左氏傳測義

05

自十二
至十五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十二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僖公四

經 丁丑十有六年春王正月戊申朔隕石于宋五

隕落也今

河南歸德府城北有漆溝水涸時五石存焉

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

書是月嫌

同日也鷁水鳥鷁五歷反

○三月壬申公子季友卒

無傳稱字賢之也

○

夏四月丙申鄆季姬卒

無傳

○秋七月甲子公孫茲卒

無傳 ○冬十有二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

男邢侯曹伯于淮

淮水名即今南直隸盱眙縣

傳 十六年春隕石于宋五隕星也

五石本星也隕於地而化為石 六



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珍藏印

鷓退飛過宋都風也。六鷓遇迅風逆驅之所以退飛周内史叔與聘

于宋。宋襄公問焉。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祥吉凶之先見者內

史中大夫叔與其字對曰：今茲魯多大喪，明年齊有亂，君將得

諸侯而不終退，而告人曰：君失問，是陰陽之事，非吉

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吾不敢逆君故也。今茲是歲也，是歲魯季友

公孫茲卒，明年齊桓公卒而齊亂，宋襄公將得諸侯主霸而不以善終，叔與以已對，嫌于宣露，故更正言

以諱之，以為陰陽順逆為吉凶之兆，而非吉凶之所由生，吉凶由于人之善惡所感，必先有以感之，而後

見于兆，譏襄公不脩人事而徒問物變也○附錄：夏齊伐厲不克，救徐而還。

十五年齊伐厲以救徐○附錄：秋，狄侵晉，取狐廚，受鐸，涉汾，及昆

都，因晉敗也。狐廚受鐸，昆都皆晉邑，今山西臨汾縣舊有狐亭，汾水出大原南，入河，晉敗於

韓故國○附錄：王以戎難告于齊，齊徵諸侯而戍周。勢衰弱

十一年伐京師以○附錄：冬十一月乙卯，鄭殺子華。來遂為周室難

仲言事○十二月，會于淮，謀郟，且東畧也。郟為淮夷所病，故謀

在七年○鄭畧巡行也，終九年，幸孔東畧之言，城郟，役人病，有夜登丘而呼曰：齊

有亂，不果城而還。齊以諸侯為郟築城，役人遇厲氣不堪，久駐故乘夜登丘而作為妖

言以恐齊，然齊亂亦兆矣。○金履祥氏曰：齊桓尚能伐厲以救徐，城郟以制淮夷，豈不能伐戎以救周乎？

不務德而務遠畧于斯見矣

經：十有七年春，齊人伐英氏。英氏楚與國，今為南直隸六安

州○夏，滅項。項國今河南項城縣○秋，夫人姜氏會齊侯于卞。

卞魯邑，今山東泗水縣○九月，公至自會。公既見執於秦而書至自會者諱之也

○冬十有二月乙亥齊侯小白卒。

傳十七年春齊人爲徐伐英氏以報婁林之役也。婁林

役在十五年 ○附錄夏晉大子圉爲質於秦秦歸河東而妻

之。十五年秦子素曰歸之而質其大子至是始遣子圉入質於秦又十五年秦征河東置官守至是嫁

女于圉而歸晉 惠公之在梁也梁伯妻之梁嬴孕過

河東地妻去聲 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

然男爲人臣女爲人妾故名男曰圉女曰妾及子圉

西質妾爲宦女焉。惠公以六年奔梁嬴梁女懷子曰孕卜招父梁大子養馬者爲圉不

聘者爲妾惠公因招父臣妾之言故名之 ○師滅項

如此及大子圉質于秦女亦宦事秦爲妾 淮之會公有諸侯之事未歸而取項齊人以爲討而

止公。師魯師事謂會同講禮之事時僖公會諸侯于

國 ○愚按公穀皆以項爲齊滅爲賢者諱故不舉國

若然則滅譚滅遂曷不爲齊諱乎二傳蓋拘于內滅

書取之例遂以爲非魯爾政不知當時僖公在會滅

項者季孫所爲執政之臣擅權爲惡春秋方且誅之

安得改滅爲取同於君父 ○秋聲姜以公故會齊侯

于卞。聲姜僖公夫人齊女也爲僖公被執之故會齊

也小白入魯地而 ○九月公至書曰至自會猶有諸

侯之事焉且諱之也。猶若也諱言見執故托會以

告廟若有諸侯會同之事焉 ○齊侯之夫人三王姬徐嬴蔡姬皆無子齊侯好內多

內寵內嬖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生武孟少衛姬生

惠公鄭姬生孝公葛嬴生昭公密姬生懿公宋華子

生公子雍

好內好女色武孟即公子無虧惠公即公子元孝公即公子昭昭公即公子潘懿公

即公子商人宋華氏之女子姓故云宋華子長張上少去聲華去聲

公與管仲屬孝公

於宋襄公以為太子雍巫有寵於衛共姬因寺人貂

以薦羞於公亦有寵公許之立武孟

屬托也桓公與管仲欲立孝公

故先托於宋襄公而立之以為齊太子雍人各巫字易牙共姬即長衛姬寺人闞宦名貂者有寵於桓公故易牙因之薦食味於桓公亦有寵遂為長衛姬請立其子無虧而桓公許之

子皆求立冬十月乙亥齊桓公卒易牙入與寺人貂

因內寵以殺羣吏而立公子無虧孝公奔宋十二月

乙亥赴辛巳夜殯

內寵內官之有權寵者赴赴于魯齊亂凡六十七日始殯○李琪氏

曰大抵春秋之世盛衰凡三變桓公之未與與桓公之方霸及桓公之既沒世變各異也王臣下聘而不

報王師出伐而無功凡伯書伐戎強于北蔡師書敗

荆盛于南鄭分許鄆宋廢鄭嗣紀小而并于齊鄰弱

而偏于魯此桓公之未興也王禁明而王臣不下聘

者六十年盟會同而諸侯無私爭者三十載序績召

陵而荆書矣陳旅聶北而狄退矣獻捷過魯而戎弭

矣此桓公之主霸也天王出居而官守不問衛滅懿

親而義師無討楚書子而主會矣狄書人而參盟矣

此桓公之既沒也然桓公一人之身盛衰又凡三變

圖霸之初定霸之日及成霸之後得失頗殊也伐鄭

侵宋侯度未一人蔡侵鄭戎疾未珍滅遂降鄆履事

未久設施多舛遇穀盟扈閱理未熟檢防易肆蓋桓
公圖霸之初也貫澤而下葵丘以前衣裳不軟血兵
車無大戰仲尼稱其一匡孟子與其為盛在是數年
桓公定霸之日也九國叛而萌震矜管仲死而放繩
墨城杞敗於城邢救徐息於救許代黃則外憂起會
十則家法虧此桓公成霸之後也驗春秋大勢之三
變則桓公主霸而為功即桓公一身之三變則桓
公立功而不遠功過乘除齊桓之顛末可考矣

經卯十有八年

齊孝公元年

春王正月宋公曹伯衛人邾

人伐齊為納孝公 ○夏師救齊無傳救 ○五月戊寅無虧也

宋師及齊師戰于麇齊師敗績無虧既死曹衛邾皆罷歸故宋師獨與齊

戰麇 ○狄救齊無傳救四公 ○秋八月丁亥葬齊桓齊地卒十一月而始葬以國亂故也

公 ○冬邢人狄人伐衛

傳十八年春宋襄公以諸侯伐齊三月齊人殺無虧殺無虧以悅宋

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中國無霸故鄭國始朝于楚金銅鐵

之屬楚子以楚金利恐鄭伯鑄為兵器故 ○齊人將

悔而與誓使無得鑄兵文公乃以鑄三鐘

立孝公不勝四公子之徒遂與宋人戰無虧已死故云四公子徒

夏五月宋敗齊師于麇立孝公而還秋八月

葬齊桓公孝公立而後桓公得葬 ○冬邢人狄人伐衛圍菟圃

衛侯以國讓父兄子弟及朝衆曰苟能治之燬請從

焉衆不可而後師于訾婁狄師還菟圃衛邑文公名訾婁亦衛邑今此

直隸長垣縣有些婁城蓋衛文公以讓國激怒國人

而後出師狄見其國和故懼而退杜預氏云獨言狄

還則邢留距衛言邢所以終為衛所滅菟音徒燬音毀訾音資 ○附錄梁伯益其國而

不能實也命曰新里秦取之梁伯展其國都使之寬大而民少不足以實秦

乘其虛而取之

經十有九年春王三月宋人執滕子嬰齊宋稱人執非其

罪也 ○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無傳曹南曹之南邾杜預 鄆子

禮故不以國地而曰曹南所以及秋而見圍

會盟于邾。諸侯既罷鄆子始至故會盟于邾。已酉邾人執鄆子用之。

書曰用之而不書所用之迹聖人所不忍言也。○秋宋人圍曹。○衛人伐邢。

伐刑在圍曹前經書在後從赴也。○冬會陳人蔡人楚人鄭人盟于

齊。經書楚得與會盟之始。○梁亾。取梁者秦也亾梁者梁也故以自亾為文所以惡梁也。

傳十九年。附錄。春遂城而居之。承前傳秦取新里而言故不復書秦。○宋

人執滕宣公。宋以滕子久不與齊盟故執之以威諸侯。○夏宋公使邾文

公用鄆子于次睢之社欲以屬東夷。鄆子鄆國君睢水名在河南東

留縣東北時睢之水次有妖神東夷畏而祀之宋襄公使邾殺鄆子為義牲以懼東夷欲使東夷服屬于

我因以圖霸也。○金履祥氏曰齊桓晚始東略宋襄繼其志欲以屬東夷而首虐滕鄆之君本欲立威不

知乃所以失諸侯也。司馬子魚曰古者六畜不相為用小事不

用大牲而況敢用人乎。祭祀以為人也。民神之主也。

用人其誰饗之。子魚即日夷六畜牛馬羊犬豕雞不相為用謂若祭馬先不用馬之類小事不用大牲謂若釁廟用羊釁門及夾室用鷄之類

用人殺人以祭也為人為民祈福也神依人而行故云民神之齊桓公存三亾國以屬諸侯。義士猶曰薄

德。今一會而虐二國之君。又用諸淫昏之鬼。將以求

霸。不亦難乎。得死為幸。存三亾國謂閔元年省魯難僖元年城邢二年封衛猶曰

薄德者以其欲因亂取魯緩救邢衛也。此年三月以會召諸侯而執滕子今六月會盟又執鄆子故云一

會而虐二君恐其亾國故以得善死為幸。○愚按用人以祭是可忍矣而他日詭曰愛重傷愛二毛也將

誰欺乎。○秋衛人伐邢以報菟圃之役。於是衛大旱。卜

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

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

有事於山川不吉。甯莊子曰昔周饑克殷而年豐。今

邢方無道。諸侯無伯。天其或者欲使衛討邢乎。從之。

師興而雨。有事祭也。卜祭山川以祈雨也。甯莊子衛大夫伯長也。齊桓公既死。諸侯無伯。長以

任征伐。今天久不雨。或者其欲使衛知天意以討邢罪。如周之克殷乎。師興得雨。著伐邢合天意也。○

宋人圍曹。討不服也。以曹南之盟。不脩地土之禮。子魚言於宋公

曰。文王聞崇德亂而伐之。軍三旬而不降。退脩教而

復伐之。因壘而降。詩曰。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

家邦。今君德無乃猶有所闕。而以伐人。若之何。益姑

內省德乎。無闕而後動。崇崇侯虎也。壘軍壘也不增兵衆。但因舊時軍壘而崇人

自服。詩大雅思齊篇刑儀刑也。寡妻謂大似御治也。言文王之德教自近而及遠也。若之何言不能正已

難以服人也。省察也。無闕而後動言已德無所闕失而後可以服人之不服者。○姜寶氏曰。襄公欲圖霸

業不能內自省德。嬰齊急於執之。曹南急於爲盟。及

曹不服。却又急於圍曹。鄆子不及會。小失爾却。又使

邾虐用之。操心如此。何以能集事乎。春秋書此數端。見襄公之不能成霸。而致楚執伐。敗傷蓋自取也。

○陳穆公請脩好於諸侯。以無忘齊桓之德。冬盟于

齊。脩桓公之好也。○梁亾。不書其主。自取之也。不書取梁

者主名。以梁自取滅亾之禍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

弗堪。則曰。其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

潰。秦遂取梁。土功謂城築營繕之功。溝鑿也。言梁伯亟城其邑而無民以居。處其地致民罷

勞而弗堪。則誑其民曰。某處之寇盜將至。又無故而鑿池環繞其宮。懼民不從。則又誑之曰。秦人將掩我

之不備。於是民恐懼而逃散。秦遂乘虛而取之。亟欺去。罷音皮。

經 辛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魯城南門本名稷門。僖公更造而高大之。改名高門。

○夏郟子來朝無傳南郟也郟子蓋知宋不足恃而來朝以依魯矣郟音告○五月

月乙巳西宮災無傳西宮公別宮也天火曰災○鄭人入滑○秋齊

人狄人盟于邢○冬楚人伐隨

傳二十年春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凡啓塞從時不時謂失

士功之時門戶道橋之屬為啓城郭墻塹之屬為塞凡啓塞之處小有破敝自當隨敝隨葺不以時拘今脩飾城門非所宜亟故特書以譏其不時○滑人叛鄭而服於衛夏鄭公

子士洩堵寇帥師入滑公子士鄭文公子洩堵寇鄭大夫入滑討其叛鄭也○黃

震氏曰齊桓既沒中國無霸鄭首從楚稱兵周疆無忌憚甚矣○秋齊狄盟于邢為

邢謀衛難也前年衛從宋伐齊邢狄同救而去年衛遂伐邢此齊狄所以至邢而為盟也

於是衛方病邢衛自前年伐邢至今常為邢病○家鉉翁氏曰甚哉齊孝之無知也桓公

征楚而服之已乃與之盟于國桓公攘狄而却之已乃與之盟于邢書曰厥父菑厥子乃弗肯播厥父基厥子乃弗肯堂其齊孝之謂乎○隨以漢東諸侯叛楚冬楚鬪穀於

莧帥師伐隨取成而還君子曰隨之見伐不量力也

量力而動其過鮮矣善敗由已而由人乎哉詩曰豈

不夙夜謂行多露善成也詩召南篇言豈不欲早夜而行自量道之多露而濡已喻隨

之見伐由不量力也穀音徒○錄宋襄公欲合諸侯臧文

仲聞之曰以欲從人則可以人從欲鮮濟言屈已之欲從衆之

善則可濟事屈人之情從已之事少有能濟者杜預氏云為明年鹿上盟傳

經二十有一年春秋狄侵衛無傳為衛病邢故也前

之善故稱人此復侵衛惡其浸以猾夏故還其本號而止稱狄○宋人齊人楚人盟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三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三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三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三

于鹿上。鹿上宋地在今山東金鄉縣南宋為盟主故序齊楚上 ○夏大旱。雩不獲雨

故書旱大者久而且甚之辭 ○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

曹伯會于孟。執宋公以伐宋。楚始與中國行會禮故書爵孟宋地宋公無德

而爭盟為諸侯所疾故不言楚執宋公而以諸侯共執為文 ○高閔氏曰楚自是稱子而序於諸侯之上

於此見中國衰而夷狄盛也 ○冬公伐邾。無傳為邾滅須句故伐之 ○楚人使

宜申來獻捷。無傳宜申楚大夫楚執宋公以伐宋而魯不與故獻宋捷以威之杜預氏云不

言宋者秋伐宋冬來獻捷事不異年從可知矣 ○十有二月癸丑公會諸侯

盟于薄。釋宋公。公脅於獻捷之威與五國諸侯為會求盟于楚以請宋公而後得釋書會

諸侯不予楚之專執專釋也薄史記作毫在今河南順德府東南

傳二十一年春宋人為鹿上之盟以求諸侯於楚。楚

人許之。公子目夷曰。小國爭盟禍也。宋其亾乎。幸而

後敗。求諸侯於楚欲借楚之令使諸侯從已也宋國小於楚故云小國幸而後敗言若敗而不亾尤

為有 ○夏大旱。公欲焚巫尪。巫女巫主祈禱請雨者幸也或云天惡其不誠故不

雨。疴瘠病之人其面上向或云天惡其形故不雨又云天哀其病恐雨入其鼻故旱未詳孰是。尪鳥黃反

臧文仲曰。非早備也。脩城郭。貶食。省用。務穡。勸分。此

其務也。巫尪何為。天欲殺之。則如勿生。若能為旱。焚

之。滋甚。國家凶荒則隣國因而加兵故脩築城郭使饑民得以就食貶食謂君去盛饌省用謂減

省費用務穡謂以稼穡為先務如貨種借牛之類或云穡儉嗇也勸分謂勸借有餘以分不足何為不能

為害也言天果欲殺之而後雨則其初何如勿生此人若使此人果能致旱焚之則逆天意將愈甚其旱

耳。公從之。是歲也。饑而不害。以能備旱故雖饑而民不為害 ○秋諸

侯會于平。 ○秋諸侯會于平。 ○秋諸侯會于平。 ○秋諸侯會于平。

侯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乎君欲已甚其何

以堪之楚以諸侯與宋故會宋公于孟子魚曰禍其在此於是楚

執宋公以伐宋王樵氏曰鹿上之盟固楚人將誘而致之未容有他亦恃有齊焉今之

盟齊不至事可疑矣陳蔡鄭許皆楚之黨而曹又宋之讎也其見執烏乎疑冬會于薄以

釋之子魚曰禍猶未也未足以懲君子魚見宋公得釋殊無戒懼之

心故云禍猶未已未足以懲君貪欲附錄任宿須句

之心杜預氏云為二十二年戰泓傳穎臾風姓也實司大皞與有濟之祀以服事諸夏邾

人滅須句須句子來奔因成風也司主也大皞伏羲也濟濟水也任國

今山東濟寧州有任城須句國今東平州有須城穎

史國今費縣有穎臾城四國皆風姓乃伏羲之後而

封近於濟故世主大皞與有濟之祭祀與諸夏同服

王專成風僖公之母須句國之女任音壬句音俱齊

上聲成風為之言於公曰崇明祀保小寡周禮也蠻夷

滑夏周禍也若封須句是崇皞濟而脩祀紓禍也明

謂大皞有濟之祀保安也小寡謂小國之寡弱者指

須句也滑亂也邾雖曹姓之國迫近諸戎雜用夷禮

故邾滅須句而曰蠻夷亂夏乃周室之禍也紓解也

言若能討邾而後興須句是尊大皞及濟水之祀而

寬解周室之禍也杜預氏云為明年伐邾傳

經未二十有二年春公伐邾取須句張洽氏曰僖公非有崇明祀

保小寡之公心而徒徇母之私○夏宋公衛侯許男

滕子伐鄭○秋八月丁未及邾人戰于升陘升陘魯地○

冬十有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宋以二國伐鄭而泓戰止書宋公者蓋當時伐鄭之師既歸而楚以救鄭不及因遂伐宋故也主戰在宋

故書及
泓宋水

傳二十二年春伐邾取須句反其君焉禮也

從成風之請故

反其君禮謂得崇明祀保小寡之禮

○三月鄭伯如楚

如朝也

夏宋公伐

鄭子魚曰所謂禍在此矣

宋襄公以鄭啓楚會孟而至于身見執國見伐也故

因其朝楚而伐之子魚前言禍猶未故今云禍在此以其不知自反而必於報讐是適以挑楚之釁也

○附錄初平王之東遷也辛有適伊川見被髮而祭於

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禮先亾矣

周幽王為犬戎所滅

平王嗣位故東遷洛邑辛有周大夫伊川周地伊水也被髮者夷狄之族今伊川被髮而祭是中國承冠

之禮先亾知其他日必為夷狄也

秋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

允姓之國

居陸渾二國誘而徙之伊川遂從戎號今為河南嵩縣幸有之言果驗○金履祥氏曰伊洛王畿天地之

中雖曰曠土豈且遷陸渾之戎居之秦晉之罪不惟亂華其偏周甚矣自是伊洛之戎世為周患

附錄晉大子圉為質於秦將逃歸謂羸氏曰與子歸乎

對曰子晉大子而辱於秦子之欲歸不亦宜乎寡君

之使婢子侍執巾櫛以固子也從子而歸棄君命也

不敢從亦不敢言遂逃歸

子圉質秦在十七年羸氏秦所妻子圉懷羸也婢子

婦女之卑稱巾以拭手櫛以理髮皆賤役言秦君以我嫁女蓋欲安固女心不使歸也不敢從恐失君臣

之義亦不敢言恐傷夫婦之情此傳應史蘇逃歸其國而棄其家之占擲側乙反○愚按懷羸不敢從亦

不敢言此一言也似乎有貞德矣而異日者與五人之列以事重耳則何以不自別焉

附錄富

辰言於王曰請召大叔詩曰協比其隣昏姻孔云吾

兄弟之不協焉能怨諸侯之不睦王說王子帶自齊

水火三車至平川幾

復歸于京師王召之也

富辰周大夫大叔即王子帶十二年奔齊詩小雅正月篇

鄰猶近也孔甚云旋也言王者為政先和比其近親則昏姻之國甚周旋而相附也杜預氏云傳終仲孫

論尤弟之言為二十四年天王出居于鄭起○愚按富子師罪死母赦彼其得容于齊以逃生則桓公管仲與

有罪焉而富子不察區區憂兄弟之不協為謀而召之歸卒致其罪必不可容而竟不免於死則曷若苟

全之于外之為愈乎君子謂斯人知姑息之愛未知

國之大 ○邾人以須句故出師公卑邾不設備而禦

之 邾人以魯取須句故出師伐魯卑小也 臧文仲曰國無小不可易也

無備雖眾不可恃也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

薄冰又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先王之明

德猶無不難也無不懼也況我小國乎君其無謂邾

小逢蠱蠱有毒而況國乎弗聽

詩小雅小昊篇戰戰兢兢戒懼也如臨深淵懼

其溺也如履薄冰懼其陷也又周頌敬之篇再言敬之以警戒成王顯明也思語辭言天有顯德其命靡常

不易保也文仲解詩意言我度先王有此明德猶以為不易保猶以為甚可懼況魯國之小未有先王之

明德其可易而忽之乎君其無謂邾小可輕也逢蠱八蠱至微之物螫人尚猶有毒何況邾亦小國乎

月丁未公及邾師戰于升陘我師敗績邾人獲公胄

縣諸魚門

僖公以不設備之故果為邾師所敗胄兇螫也魚門邾城各縣胄魚門以辱公也經

不書敗為國 ○楚人伐宋以救鄭宋公將戰大司馬

諱也縣音玄 固諫曰天之弃商久矣君將興之弗可赦也已弗聽

固莊公之孫公孫固也言大司馬以別子魚宋商之後故言天之弃商已久君欲逆天之意而復興之必

將獲罪不可赦宥也杜預氏以弗可句赦也已冬十句言君欲與天所弃必不可不如赦楚恐未妥

一月巳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

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殲焉。列行列也。既盡也。未既濟未盡渡泓。

水也。司馬子魚也。不可謂迫人於險，未可謂乘人之亂。門官守門之官，師行則在左右殲盡也。盡為楚所殺。

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禽二毛。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隘也。寡人雖亾國之餘，不鼓不成列。重

傷謂敵已被傷者不忍再傷之，不禽二毛謂敵人之髮有二色者不忍禽之。隘險也不因人在險隘而迫阻之。宋商紂之後故自稱亾國之餘，軍以鼓進敵未成列則我不敢擊。鼓以進兵耻以詐求勝也。皆自言所以不擊未既濟。子魚曰：君未知戰，勅敵之人隘而與不成列之故。

不列。天贊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勅強也。贊助也。言強敵之人厄於險隘而未得成陳，乃天助我以取勝之機。雖因其險阻而擊之，亦可以集事。然猶懼其不勝也。

且今之勅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考，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明耻教戰，求殺敵也。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胡考，元老之稱。

言今楚兵之材力強者皆欲殺害我者也。雖其國之元老獲則取之，何不忍於二毛？此詰其不禽二毛之非耻刑戮也。言明設刑戮之耻而教之戰鬪，所以求殺敵人也。敵人被傷未死，猶能爲害，安得不再傷之？此詰其不重傷之非。又言設若不早服從之，此反詰不傷之設若不忍禽二毛則不如早服從之。此反詰宋公愛是二者則君不須戰。

孫應鰲氏曰：如勿傷如服子魚達權知變之論也。宋公欲雪孟之耻而不度其力之不能徒假匹夫之信以三軍以利用也。金自文後人乃比之文王真可大噓。

鼓以聲氣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儻可

也。凡行三軍之事，本以利而動也。兵以鼓進，以金退。所以佐士眾之聲氣也。夫既以利而動，則雖迫於

險而伐之可也。此言當擊未濟，以鼓聲之盛致三軍勇戰之志，則雖當其儻巖未整陳之時，擊鼓而伐之

可也。此言當擊未成列。○附錄丙子晨，鄭文夫人芊氏、姜氏勞楚

子於柯澤。楚子使師縉示之俘馘。芊氏，楚女姜氏齊女。楚子救鄭伐宋

而還，故文公夫人勞之。柯澤，鄭地。師縉，楚樂師。各縉俘所得囚也。馘，所截耳也。芊，彌爾反。君子曰：

非禮也。婦人送迎不出門，見兄弟不踰閭，戎事不邇

女器。言楚鄭皆非禮也。送迎賓客不出中門，此統指戎事尚嚴不近婦人。所御器此專指楚言。丁丑，楚子入饗于鄭，九獻庭實

旅百，加籩豆六品，饗畢，夜出。文芊送于軍，取鄭二姬

以歸。周禮上公九獻，侯伯七獻，子男五獻。楚本子爵，以霸主自許，故鄭以極禮待之。九獻者，九為獻

酬而禮始畢也。旅，數也。竹器曰籩，木器曰豆。言庭中所陳之實品數有百，籩豆所盛之物，又加六品也。二姬，文芊所生二女。叔詹曰：楚王其不沒乎？為禮卒於無別，無

別不可謂禮。將何以沒？諸侯是以知其不遂霸也。叔詹

鄭大夫不沒，不得壽終也。言設享以禮也。而取二甥以歸，是終之以尊卑無別，不可謂禮。無禮則危。楚王將何以終乎？諸侯由是知其霸功之不成，其後卒為商臣所弑。

春秋左傳注疏卷之二十三 僖公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十一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十三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僖公五

經 甲二十有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緡宋邑在今山東金鄉縣南界

齊侯忘宋之恩受指於楚伐國圍邑春秋所惡故書以著其惡緡音民 ○夏五月庚寅

宋公茲父卒 ○秋楚人伐陳 ○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傳 二十三年春齊侯伐宋圍緡以討其不與盟于齊

也十九年諸侯盟于齊以無忘桓公之德而宋不會故齊侯乘宋之敗而討之 ○夏五月

宋襄公卒傷於泓故也子魚得死為幸之言至是果驗○愚按霸者謂其有功於

尊王乃可稱焉如夏昆吾當大康時身為盟主誅不從命以尊王室及殷之衰大彭豷豷氏復續其緒所

謂王道廢而霸業興者也齊桓九合一匡卒明王業
晉文納襄克帶翼戴天子不可謂非其人矣故丁公
著氏謂夏昆吾商大彭豳豳氏周齊桓晉文為五霸
其言本於應劭氏而說者謬謂五霸盡出于周迺以
宋襄秦穆楚莊厲於桓文之列則彼三君者曾有一
事之善上及於尊周而可以若是班乎矧當春秋戰
國時孔子止曰齊桓公正而不譎晉文公譎而不正
則周之所謂霸者桓文之外無他族焉而孟子又曰
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則五霸之為三代時諸侯何
疑哉雖然桓文而外則三君矣秦穆最賢楚莊次之
若宋襄者抑又下矣○秋楚成得臣帥師伐陳討其貳於宋也
遂取焦夷城頓而還子文以為之功使為令尹成得臣字
子王貳於宋吳澂氏云陳從楚伐宋未見貳於宋蓋
以伐宋後鄭畏而朝楚而陳未朝楚即誣以貳於宋
伐之焦一名譙夷一名城父俱宋邑今南直隸亳縣
有廢譙縣廢城父縣頓小國今河南商水縣築頓城
以逼陳也子文以子王叔伯曰子若國何對曰吾以
為有功使代已為令尹

靖國也夫有大功而無貴仕其人能靖者與有幾伯

楚大夫蘧呂臣也言子王不堪為令尹恐於楚國有
害與語詞有幾不多也子文言我以子王為令尹正
欲安靖楚國也夫子王有莫大之功而無顯位以處
之則其人能安靖不為亂者能有幾人也幾上聲○
傅遜氏曰子王非文公敵也故卒以楚錄附九月晉

惠公卒懷公命無從亡人期期而不至無赦子圉嗣位是為

懷公亡人重耳上期約也下期葢年也言如有從重
耳於外約期月不歸者皆殺之期期上如字下音葢
狐突之子毛及偃從重耳在秦弗召偃子犯也狐突
不召二子歸晉

冬懷公執狐突曰子來則免對曰子之能仕父教之
忠古之制也策名委質貳乃辟也今臣之子名在重

耳有年數矣若又召之教之貳也父教子貳何以事

君刑之不濫。君之明也。臣之願也。淫刑以逞，誰則無罪。臣聞命矣，乃殺之。

未期年而執突以不召子故，質也。辟刑法也。言人臣之名書

於其君之策委贄而臣事之而復有二心，則加之刑。法事君謂事懷公逞快志也。辟婢亦反。○郭登氏曰：狐突對懷公曰：子之能仕父教之忠策，名委質貳乃辟也。父教子貳，何以事君必如是而後為臣之道盡矣。

卜偃稱疾不出，曰：周書有之，乃大明服。已則不明而殺人，以逞不亦難乎？民不見德，而唯戮是聞，其何

後之有？周書康誥篇言君能大明則臣心服。杜預氏云：言懷公必無後於晉為二十四年殺懷公。

張本○十一月，杞成公卒，書曰：子，杞夷也。不書名，未同盟也。

曲禮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四夷之君爵不過子。莊二十七年，杞稱伯，書子者，成公行夷禮故。春秋以文貶之。○朱子曰：杞國最小，春秋所書初稱侯，已而稱伯，已而稱子，蓋其朝覲貢

賦之屬率以子男禮從事，聖人因其實而書之，非貶之也。凡諸侯同盟，死則赴以

名。禮也。赴以名，則亦書之。不然，則否。辟不敏也。赴告也。敏

猶審也。同盟然後告以名，承告然後書之。策雖未同盟而以名赴，則亦書名。雖同盟而赴不以名，則亦不

書名。辟書之不詳審也。杜預氏云：隱七年已見此，凡又為國史承告而書例。辟音避。○附錄：晉公

子重耳之及於難也。晉人伐諸蒲城，蒲城人欲戰，重

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

人而校，罪莫大焉。吾其奔也。遂奔狄。難由驪姬事在五年，保猶恃也。

人以祿生，故曰生祿。校報也。言人臣恃君父之命而受其養生之祿，邑故能有土而有人，既得人矣，乃用

其人，以與君父爭勝負。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

司空季子。趙衰，趙夙弟。魏武子，即魏犇。司空季子，即胥臣。曰：季時，狐毛、賈佗皆從而獨舉五人。

以其賢而有大功也。一說或有後狄人伐唐咎如獲先故逸之衰初危反頡奚結反。

其二女叔隗季隗納諸公子。公子取季隗生伯儵。叔

劉以叔隗妻趙衰生盾。將適齊。謂季隗曰。待我二十

五年不來而後嫁。對曰。我二十五年矣。又如是而嫁。

則就木焉。請待子。處狄十二年而行。唐咎如狄之別種隗姓盾即趙

宣子就木死而棺也待子不嫁也重耳以五年奔狄至十六年奔齊凡十二年而去唐音墻咎音高取去

聲儵直出反妻去聲過衛。衛文公不禮焉。出於五鹿。乞食於野

人。野人與之塊。公子怒。欲鞭之。子犯曰。天賜也。稽首

受而載之。五鹿衛地今北直隸元城縣東有五鹿墟塊為土得國之祥故以為天賜晉語云子

犯曰天賜也民以土服又何求焉天事必象十二年必獲此土二三子志之歲在壽星及鵠尾其有此土

乎天以命矣及齊。齊桓公妻之。有馬二十乘。公子安之。從

者以為不可。將行。謀於素下。蠶妾在其上。以告姜氏。

姜氏殺之。而謂公子曰。子有四方之志。其聞之者。吾

殺之矣。公子曰。無之。姜曰。行也。懷與安。實敗名。公子

不可。姜與子犯謀。醉而遣之。醒以戈逐子犯。四馬曰乘安之

安。心于齊也。時狐偃之徒見齊桓既卒。知孝公不足恃。將適他國。與重耳共謀於素木之下。姜氏即齊女

妻。文公者姜氏恐謀泄。則孝公必怒其去。故殺蠶女以滅口。四方之志。謂遠行也。無之言。無欲去之志。懷

謂懷其所愛。安謂安其所居。斯二者實足以敗壞功名。重耳無去志。故操戈以逐子犯。晉語云。逐子犯曰

若無所濟。吾未知死所。誰能與豺狼爭食。若克有成。公

子無亦晉之柔嘉。是以其食及曹。曹其公聞其駢脅。偃之肉腥臊。將焉用之。遂行。

春秋左傳卷之三十四 齊桓公十一年 齊桓公十一年 齊桓公十一年

欲觀其裸。浴薄而觀之。僖負羈之妻曰。吾觀晉公子

之從者皆足以相國。若以相。夫子必反其國。反其國。

必得志於諸侯。得志於諸侯。而誅無禮。曹其首也。子

盍蚤自貳焉。乃饋盤飧。寘璧焉。公子受飧。反璧。駢猶

脅肋也。蓋腋。下肋骨。合比若一也。裸赤體也。駢脅非

裸不可見。故欲觀其裸。薄迫也。伺其浴。乃迫近而觀

之。僖負羈。曹大夫。以相用。以相國也。夫子謂重耳自

貳。自別異於曹也。飧。饋也。臣無外交。故以盤盛之。置

璧。飧中不令人見。羈音基。殽音孫。寘音至。及宋。宋襄公贈之以馬二十乘。

時宋襄獨厚遺之。及鄭。鄭文公亦不禮焉。叔詹諫曰。臣聞天

之所啓。人弗及也。晉公子有三焉。天其或者將建諸

君。其禮焉。男女同姓。其生不蕃。晉公子。姬出也。而至

于今。一也。離外之患。而天不靖晉國。殆將啓之。二也。

有三士足以上人。而從之。三也。晉鄭同儕。其過子弟

固將禮焉。况天之所啓乎。弗聽。啓。開也。言天意所欲

及也。建立為君也。蕃。盛也。古者娶妻不娶同姓。買妾

不知其姓。則卜之。若男女同姓。為婚。其子孫必不蕃

盛。今重耳乃狐姬所生。與晉同姓。而重耳至今猶存

可觀。天意之一離。遭也。殆。庶幾也。自遭患出奔以來

晉國未嘗安靖。天其庶幾將開導。重耳使復晉國。此

可觀。天意之二。三士。據國語。狐偃。趙衰。賈佗。三人皆

卿材。足以居人之上。此可觀。天及楚。楚子饗之。曰。公

春秋左傳句解

卷之三十四

五

反晉國。晉楚治兵。遇於中原。其辟君三舍。若不獲命。其左執鞭弭。右屬橐鞬。以與君周旋。子王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其從者肅而寬。忠而能力。晉侯無親。外內惡之。吾聞姬姓。唐叔之後。其後衰者也。其將由晉公子乎。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咎。楚子知公子賢。故享而問之。以觀其志。波也。弭弓。末無緣者。屬著也。橐鞬。以受箭。鞬。以受弓。周旋。相追逐也。言兩君設或相遇。晉其退避三舍。以報君德。若退三舍而不得。楚止兵之命。然後整軍容。以與君周旋於戰陣之間。蓋欲與楚爭衡。決勝以成霸業也。子王惡其言不遜。故請殺之。楚子言廣大者。易至奢。僭而公子能脩之以儉。文華者。易至傲慢。而公子能約之以禮。能敬者。易至褊急。而從者能濟之以寬。容忠誠者。不能有力。而從者能加之以勤。力。晉惠公。

以忌克而無親。黨之援。故外而秦。國內而里。平之。黨無不惡之。晉為唐叔之後。其子孫必後。諸侯而衰。今之能興晉室者。必重耳也。辟音辟。彌上。橐音臍。鞬音言反。○蘇軾氏曰。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耳。此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謂楚成王失于不殺。以啓亂。吾以謂自有致此敗亡。非不殺之故也。楚成王不用子王。雖有晉文公兵不敗。○孫應。乃送。鰲氏曰。楚子此言。既知君又知臣。又知天命。

諸秦。秦伯納女五人。懷嬴與焉。奉匭沃盥。既而揮之。怒曰。秦晉匹也。何以卑我。公子懼。降服而囚。懷嬴。懷嬴奉匭。匭。澆水。令公子洗手。既畢。而揮之。使卻故。懷嬴以公子倨傲。而怒。舊注。謂以濕手揮之前。汚其衣。是揮於方盥之時。於既而二字。難解也。於是公子恐。秦伯怒已。乃去。上服。自拘囚。以謝之。與音預。匭音移。盥古緩反。○愚按。懷嬴已妻懷公文公。何遽納之。而不辭。竊詳傳所云。奉匭沃盥。既而揮之。一節。疑是文公盥洗既畢。業知其為懷公妻。而揮之。使去。於是懷

嬴怒而文公懼禍及遂納之耳史記晉語咸載重耳不欲受季子葦勸取之蓋卽此事柳子厚云重耳之受懷嬴不得他日公饗之子犯曰吾不如衰之文也

已也有是哉請使衰從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

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級而辭焉衰曰君稱所以佐

天子者命重耳重耳敢不拜又文辭也河水朝宗於海海喻秦

也六月小雅篇名言吉甫佐宣王北伐以喻重耳還國佐周如吉甫也君前臣名故名重耳使拜秦賜降

階也稽首見天子禮故秦伯降而辭六月詩云王于出征以佐天子趙衰言秦伯以此責望重耳重耳

敢不拜秦君之賜杜預氏云為明年秦伯納之張本

○郭登氏曰晉人伐蒲蒲人欲戰重耳不可曰保君父之命而享其生祿於是乎得人有人而校罪莫大

焉吾其奔也必如是而後為臣為子之分定其終有晉國稱霸主豈不然哉若季隗之請待姜氏之殺懿女僖負羈妻之先見皆婦人之有識者也楚願遠子

王之讒不殺無辜亦有君人之度焉

經二十有四年杞桓公宋成公春王正月○夏狄

伐鄭○秋七月○冬天王出居于鄭襄王也特書出

而曰居明天○晉侯夷吾卒傳記惠公卒在去九月

下皆固有也公定位而後告也

傳二十四年附錄春王正月秦伯納之不書不告入也

納重耳不告于魯故經不書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臣負羈縶

從君巡於天下臣之罪甚多矣臣猶知之而况君乎

請由此亡公子曰所不與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投

其璧于河子犯重耳之舅以璧授重耳意欲要君為誓也羈馬絡首縶馬韁如白水者我心卽

女心有如此水之明白也。古人誓取眼前不變物以明其信。如曰有如此日。有如此河之類。非取義於物也。投所授璧于河。蓋以濟河。圍令狐。入桑泉。取臼衰。二月

甲午。晉師軍于廬柳。秦伯使公子繫如晉師。師退。軍

于郇。辛丑。狐偃及秦晉之大夫盟于郇。壬寅。公子入

于晉師。丙午。入于曲沃。丁未。朝于武宮。戊申。使殺懷

公子高梁。不書。亦不告也。令狐今山西猗氏縣桑泉。今臨晉縣曰衰。今解州舊

有曰城皆晉邑廬柳晉地。晉師懷公所遣以拒重耳者。受秦穆公之命而退秦師。亦退而盟於郇以定納

文公之約。郇晉地。今山西解州境武宮文公之祖武

公廟也。懷公奔高梁。故使殺之。杜預氏云再發不告者。言外諸侯入及見殺。亦皆須告。乃書于策。朱申氏

云。應史蘇明年死于高梁之占。○愚按據左氏傳重耳使殺懷公。是弑逆也。孔子為此懼而作春秋。寧有不書之理。如曰以不告。故則弑逆而代立者。誰為自

告於鄰國。趙盾實未弑君。而春秋特正其名。豈因告哉。竊意重耳知勵名節。而其從者又皆以忠肅稱。當

里克殺夷齊之時。遣使迎立重耳。尚辭不預亂。而顧謂其使殺懷公。此必無之事。誠有之。復何以令于諸

侯。而諸侯其誰肯輸心共戴之。為霸主哉。愚故以春秋之不書。而疑左氏傳必有誤。非事實也。或曰懷公

即卓也。非圍也。本夷吾弑卓之錄。○附呂卻畏偁將焚

事而誤言重耳爾。然亦無據。

公宮。而弑晉侯。寺人披請見。公使讓之。且辭焉。曰。蒲

城之役。君命一宿。女即至。其後余從狄君。以田渭濱。

女為惠公來求殺余。命女三宿。女中宿至。雖有君命。

何其速也。夫祛猶在。女其行乎。呂甥卻芮皆惠公舊臣。懼為文公所逼。害

辭不見也。獻公使寺人披伐蒲城。在五年。即即日也。田獵也。中宿。次宿也。祛。衣祛也。伐蒲之役。披斬文公

衣祛。故曰對曰。臣謂君之入也。其知之矣。若猶未也。祛猶在。

又將及難。君命無二。古之制也。除君之惡。唯力是視。蒲人狄人。余何有焉。今君即位。其無蒲狄乎。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君若易之。何辱命焉。行者甚衆。豈惟刑臣。公見之。以難告。其知之者謂君遍歷艱難必知君人之道也我前之奉命殺公者所以為君除惡惟當盡力而行如即日至蒲中宿。至狄之事。理所當然也。况公在獻公時。則為蒲人在惠公時。則為狄人。彼時我知為獻公。惠公而已。安知有君。今公即位。能無如蒲如狄。欲為公害者乎。昔管仲射中桓公。帶鉤。桓公置之。不問。用以為相。君若變易。桓公之所為。而以斬祛致怨。則我將自去。何必君命。遣之行也。若然。懼罪而出。奔者甚多。豈惟刑臣一人。已乎。披奄人。故稱刑臣。以難告。告以呂卻將焚公宮射。音石難去聲。真德秀氏曰。披可謂知君臣之義矣。方獻惠時。重耳為公子。在外。公使伐焉。若披有二心。於重耳。豈得為忠。丁公為項羽將。而私從漢王。終以被戮。漢景帝為犬子。而召衛綰。綰不

往以此見褒披。惟知此義。是以事獻惠時。知有獻惠。而不知有文公。及文公既入。即吾君也。有難而不以告。又豈得為忠乎。文公見之。遂免於難。非賢而能之乎。凡為人臣。皆所當法也。三月。晉侯潛會秦伯于王城。己丑晦。公宮火。瑕甥。郤芮。不獲公。乃如河上。秦伯誘而殺之。晉侯逆夫人嬴氏以歸。秦伯送衛於晉三千人。實紀綱之僕。瑕甥即呂甥。嬴氏秦穆公女。文嬴也。秦以

文公新有呂卻之難。國未輯睦。故以兵衛之。門戶僕隸之事。皆使秦卒摠攝之。○附初。晉侯之豎頭須。守藏者也。其出也。竊藏以逃。盡用以求納之。及入。求見。公辭焉。以沫。謂僕人曰。沫則心覆。心覆則圖反。宜吾不得見也。居者為社稷之守。行者為羈

綫之僕。其亦可也。何必罪居者。國君而讐匹夫懼者。

春秋左傳句解卷之五十四

甚衆矣。僕人以告。公遽見之。

豎小吏名。頭須為文公守庫藏者。當文公出奔

時頭須竊其庫藏之物而逃已。而盡用其所盜之資求納及入求見。文公文公托以沐頭辭之。頭須言低

頭而沐則其心覆。心既覆則其所圖謀者亦反。其常宜吾求見而不得也。凡羣臣居國者所以為君保守

社稷。其從行者則為御馬羈絆之僕。二者皆為事君也。何必獨罪居者以國君之尊而與匹夫為讐。晉人

負罪而懼者將甚衆矣。遽勿遽也。豎音樹。藏去聲。覆音福。郭登氏曰。文公不讐。寺人披之斬裙。豎頭須

之竊藏終免。呂卻之難。所謂能棄小怨而安衆此文公之美也。孫應鰲氏曰。盡用以求納。則不當復罪

其竊藏而○附狄人歸季隗于晉而請其二子。伯儵當憐其忠。錄

叔劉狄請其進退之命而傳闕其終傳。遜氏云。蓋以阻無畜羣公子不召之入也。文公妻趙

衰。生原同。屏括樓嬰。趙姬請逆盾與其母子。餘辭。姬曰。得寵而忘舊。何以使人。必逆之。固請許之。來以盾

為才。固請于公。以為嫡子。而使其三子下之。以叔隗

為內子。而已下之。文公女趙姬妻趙衰。生三子。原。屏樓。三子食邑。盾。狄女叔隗之子。子

餘。趙衰字下卑。下也。卿之嫡妻曰內子。杜預氏云。皆非此年事。蓋因狄人歸季隗。遂終言叔隗妻去聲。

○附錄。晉侯賞從亡者。介之推不言祿。祿亦弗及。介推

從亡微臣推曰。獻公之子九人。唯君在矣。惠懷無親。外內

棄之。天未絕晉。必將有主。主晉祀者。非君而誰。天實

置之。而二三子以為己力。不亦誣乎。竊人之財。猶謂

之盜。况貪天之功。以為己力乎。下義其罪。上賞其姦。

上下相蒙。難與處矣。獻公八子皆死。故曰唯君在。惠懷惠公懷公也。無親無親黨之

援誣欺罔也。在下者以貪天之功為立君之義。是下義其罪在上者。以立君之勳賞盜天之罪。是上賞其

姦蒙欺蔽也處並居也處上聲其母曰。盍亦求之。以死誰對。對曰。尤

而效之罪又甚焉。且出怨言。不食其食。對怨也言不求而將誰

怨對者尤過也言我既以貪天功者為過而復效其所為其罪又浮於彼矣且我已出怨對之言不當更

食其祿也怨言謂上下相蒙難與處之言其母曰。亦使知之。若何。對曰。言

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也。其母曰。能如

是乎。與女偕隱。遂隱而死。知之欲以達于公也凡人

隱遁而不見何必更用言之以有言身之文采也身將為文采是反求顯也女音汝。晉侯求之不獲。以縣

上為之田。曰。以志吾過。且旌善人。縣上在今山西介休縣有山各介山

晉侯以縣上之田為介推田志記旌表也○呂祖謙氏曰文公反國之初從行諸臣駢首爭功推獨超然

處眾紛之外是宜百世之後聞其風者猶咨嗟嘆息不能已也雖然推尤諸臣之賞功其言則是其言之

所自發則非也何者推若果以從亡之臣為不當賞則狐趙與我其不當賞均也賞者為濫則不當賞者乃理之常是文公失之於狐趙而得之於我也怨何為而生身何為而隱乎今既咎文公之濫賞又咎文公之不賞此近於人情乎吾是以知○鄭之入滑也滑

人聽命。師還。又即衛。鄭公子士洩堵俞彌帥師伐滑。

王使伯服游孫伯如鄭。請滑。鄭伯怨惠王之入。而不

與厲公爵也。又怨襄王之與衛滑也。故不聽王命而

執二子。王怒。將以狄伐鄭。二十年滑人叛鄭即衛鄭

滑又叛鄭入衛堵俞彌鄭大夫伯服游孫伯周大夫如鄭為滑請免其伐惠王入在莊二十一年不與爵

不加爵賞也與衛滑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大上以

德撫民。其次親親。以相及也。昔周公弔二叔之不咸。

故封建親戚以蕃屏周。管蔡邠霍魯衛毛聃郟雍曹

滕畢原鄆郇文之昭也。邢晉應韓武之穆也。凡蔣邢

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弔傷也。二叔謂夏商叔世咸同蕃翰屏蔽也。胤嗣也。辰意以鄭

雖不臣而釁本自王深以狄伐之不可故諫之以為上聖以德撫民無親疎之間其次則親其所親以漸

相及而至於疎也。昔周公傷夏商之叔世疎其親戚以至滅亡故廣封其兄弟以為周室之翰蔽管蔡以

下十六國皆文王子文王於周為穆穆生昭故曰文之昭邢晉以下四國皆武王子武王於周為昭昭生

穆故曰武之穆凡蔣以下六國皆周公之嗣不言昭穆者周公不敢繼文王之後也或說二叔管蔡也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

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

曰兄弟閱于牆外禦其侮如是則兄弟雖有小忿不

廢懿親

召穆公周卿士名虎召采地類善糾聚也召穆公以周厲王時兄弟道闕周德不善故合

宗族于東都以親之詩小雅常棣篇蓋周公所作而召穆公述而歌之常棣棣也鄂鄂然外見貌不豈不

也韡韡光明也言此常棣之外發者豈不韡韡而光明以與兄弟和睦則強盛而有光輝也閱閱爭貌言

內雖不和猶禦外侮也懿美也今天子不忍小忿以棄鄭親其若之

何庸勳親親暱近尊賢德之大者也即聾從昧與頑

用噐姦之大者也棄德從姦禍之大者也鄭有平惠

之勳又有厲宣之親棄嬖寵而用三良於諸姬為近

四德具矣耳不聽五聲之和為聾目不別五色之章

為昧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信之言為噐

狄皆則之四姦具矣

庸用也庸勳用其有勳也親親親其兄弟也暱近親其

鄰近於我者尊賢尊其有賢材者此四者皆德之大
即聾就其耳聾者從昧從其目昧者與頑與其心頑
者用器用其口器者此四者皆姦之大棄四者之德
崇四者之姦是為禍之大者也今周之於鄭平王東
遷而以鄭為依惠王出奔而鄭為納之是其動所當
庸也鄭之始祖桓公者周厲王之子宣王之弟是其
親所當親也七年鄭殺嬖臣申侯十六年殺寵子子
華而用叔詹堵叔師叔叔三良為政是其賢所當尊也
諸姬姓國惟鄭去周甚近是近所當暱也鄭具四德
故不可棄和和諧章文章經經常也則法也狄具四
姦故不可從周之有懿德也猶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
懷柔天下也猶懼有外侮扞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
親屏周召穆公亦云今周德既衰於是乎又渝周召
以從諸姦無乃不可乎民未忘禍王又興之其若文
武何總結上文言以周公之時其德懿美猶謂莫如兄弟故封建同姓為諸侯懷柔天下之道重矣

猶恐有外侮謂可以禦侮者莫如親親故以同姓諸
侯為屏蔽周公作之召公歌之故曰亦云今周德不
及前時而所為之事又變易周召親兄弟之法以從
狄之姦此其不可者且子頽叔帶之禍未熄而今又
召狄伐鄭以興此禍其如王弗聽使頽叔桃子出狄
文武之天下社稷何哉師二子周大夫召狄出師以伐鄭許翰氏曰鄭執王使是無王也王啓戎師是無中國也天下何恃不亂
○夏狄伐鄭取櫟王德狄人將以其女為后櫟鄭邑

富辰諫曰不可臣聞之曰報者倦矣施者未厭狄固
貪恠王又啓之女德無極婦怨無終狄必為患王又

弗聽大凡報人之施者我力雖倦而彼責我之報者其心猶未厭足也殺人取財曰恠啓開道也無

終猶言久也言婦女之志我有德於人則責望之深
人有怨于已則懷恨之義若以狄女為后必為後日
之患也初耳昭公有寵於惠后惠后将立之未及而卒

昭公奔齊。王復之。又通於隗氏。王替隗氏。昭公王子帶也。其食邑惠后惠王之后子帶。奔齊在十二年。王召子帶。歸周在二十二年。隗氏襄王所立。狄后替廢也。

叔桃子曰。我實使狄。狄其怨我。遂奉大叔。以狄師攻

王。王御士將禦之。使狄謂使狄伐鄭及其女為后。大

二人掌王之燕令以親近。王故欲為王禦。大叔之師。王曰。先后其謂我何。寧使

諸侯圖之。王遂出。及坎飲。國人納之。先后惠后也。誅

意坎飲。周地在今河南鞏縣境。國人納之不聽。王出。秋。頽叔桃子奉大叔。以狄

師伐周。大敗周師。獲周公忌父。原伯毛伯。富辰。王出

適鄭。處於汜。大叔以隗氏居于温。原毛皆采邑。汜鄭

因襄王居此而名。愚按據此。王之以狄伐鄭。豈其

心哉。蓋頽叔桃子將為子帶謀。故喚王為之。爾有如此

以不聽。請滑故。則入滑事在二十年。曷為越四年始

出狄師。而比其出也。又處於鄭之汜。伐鄭而又依鄭

有是理耶。○附錄。鄭子華之弟子。臧出奔宋。好聚鷓冠。鄭伯

聞而惡之。使盜誘之。八月。盜殺之于陳宋之間。子臧

以十六年殺子華之故。鷓翠鳥聚翠羽。以為冠。非法之服。君子曰。服之不衷。

身之災也。詩曰。彼已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

也。夫。詩曰。自詒伊戚。其子臧之謂矣。夏書曰。地平天

成。稱也。衷中。謂制度不合宜。詩曹風侯人篇言無

憂也。言自遺憂。感于其身。夏書逸書地乎。其化天成

其施言上下相稱也。陸祭氏曰。聚鷓冠微過。爾矧

父與子乎。而以是故推刃也。不道孰甚焉。今舍是而

之語。於義尤迂而不屬。○附錄。宋及楚平。宋成公如楚。

還入於鄭。鄭伯將享之。問禮於皇武子。對曰：宋先代之後也。於周為客。天子有事，膳焉。有喪，拜焉。豐厚可也。鄭伯從之。享，宋公有加禮也。

皇武子鄭卿先代股也。周尊先代之子孫，故以客禮待之。天子有宗廟之事，則賜之胙。天子有喪，宋若來弔，則王拜而謝之。天子尚尊敬之如此，鄭享宋公不可不豐厚其禮也。有加，禮也。冬，王使來告難，事事加厚也。禮謂得尊先代之禮。

曰：不穀不德，得罪于母弟之寵子帶。鄙在鄭地，汜敢告叔父。

王引咎自責，故云得罪於母弟。以子帶為惠，故稱叔父。後所寵，故云寵子帶。鄙，野處也。魯與周同姓，故稱叔父。

臧文仲對曰：天子蒙塵于外，敢不奔問。官守天子鄆父告于秦。

出奔謂之蒙塵，不敢斥尊。但云奔問，官守謂羣臣也。王使簡師。父告于晉，使左

鄆父告于秦。二子周大夫天子無出書曰：天王出居于鄭。

辟母弟之難也。天子凶服降名禮也。

凶服素服降名，稱不穀，得恐懼之禮。鄭伯與孔將鉏、石甲父、侯宣多省視官具于汜，而後聽其私政禮也。

三子鄭大夫，鄭伯與之省視官，司令具器用送之於汜，而後聽其私政，得先君後已之禮。鉏仕居反。○附錄：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

守，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往得仕。

衛自十九年伐邢，病邢未已，至今年又將伐邢，禮至衛大夫守謂守臣以兄弟往邢求仕為衛間謀也。杜預氏云為明年伐邢傳。

傳

傳

傳

傳

傳

傳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十三終

僖公六年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經丙二十有五年春王正月丙午衛侯燬滅邢○夏

四月癸酉衛侯燬卒無傳○宋蕩伯姬來逆婦無傳伯姬魯女

宋大夫蕩氏妻也姑自來逆而公主大夫之昏皆非禮也兩譏之○宋殺其大夫無傳

大夫無罪故不稱○秋楚人圍陳納頓子于頓○葬衛文公

無傳○冬十有二月癸亥公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洮魯地衛

稱子喪未踰年也

傳二十五年春衛人伐邢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

外。殺之。二禮即禮至兄弟掖以赴正月丙午。衛侯燬

滅邢。同姓也。故名。衛邢同姬姓。愚按諸侯不生名

傳因之則晉之滅虞滅虢亦同姓也。以璧馬假道亦

二禮之詐也。而或名或否。雖強為之說終不得其義

朱子云。經文只隔夏四月。祭酉一句。便書衛侯禮至

燬卒。恐因是而傳寫之誤。亦未可知。當從朱子

為銘曰。余掖殺國子。莫余敢止。○呂祖謙氏曰。衛禮

取之國。恬不知耻。反勒其功於銘。○附錄。秦伯師于河

以章示後世。所謂遺臭萬年者也。上將納王。狐偃言於晉侯曰。求諸侯莫如勤王。諸侯

信之。且大義也。繼文之業。而信宣於諸侯。今為可矣。

時文公有圖霸之志。故子犯言求諸侯之道莫如興

納王之師。非獨取信於諸侯。亦天下之大義也。昔晉

文侯侯嘗為平王匡輔王室。如欲繼文侯之功業。使

而使信義宣布於諸侯。則今日納王是為可矣。

卜偃卜之。曰。吉。遇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公曰。吾不堪

也。對曰。周禮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文公猶以為疑

黃帝與神農之後。姜氏戰于阪泉之野。勝之。今得其

兆。故以為古文。公自謂已當之。故言不堪。卜偃言周

德雖衰。而其命未改。今之周王。即古公曰。筮之。筮之

之黃帝自足。當此帝兆。非為晉也。遇大有三三之睽。三三曰。吉。遇公用享于天子之卦。戰克而王饗。吉。孰大焉。且是卦也。天為澤。以當日。天子降心以逆公。不亦可乎。大有去睽而復。亦其所也。

乎又言去睽卦還論大有本卦則晉侯辭秦師而下
乾尊離卑而乾反居下亦有此象

三月甲辰次于陽樊右師圍温左師逆王文公辭秦師使還而

以晉師順流而下蓋欲自專納王之功也時叔帶以隗氏居温故使右師圍之襄王居汜故使左師迎之

○愚按晉文興勤王之師歸天子而誅罪人功于是乎偉矣而惜乎其不以大義自裁而一準于筮卜為

也脫占而凶者庸遂已乎於是見周之衰而君臣之倫斃矣或者曰未必非左氏因其事而鑿為之說

○附錄夏四月丁巳王入于王城取大叔于温殺之于

隰城隰音習戊午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請隧弗

許曰王章也未有代德而有二王亦叔父之所惡也

與之陽樊温原欒茅之田晉於是始啓南陽宥助也王德晉

除大叔既行享禮復設醴禮又加以幣帛以助勸闕地通路曰隧諸侯之葬縣恆而下晉文請隧欲擬於

王者襄王言葬禮之有隧所以表帝王者與諸侯異

物也今周德雖衰天下未有代周之德者而晉欲僭

用王者之禮是有二王矣不惟諸侯之所惡亦晉侯

之所惡也遂與四邑以塞其請隧之意啓開也開關

其疆土也四邑在晉山南河北故陽樊不服圍之倉

曰南陽今河南脩武縣有南陽城

葛呼曰德以柔中國刑以威四夷宜吾不敢服也此

誰非王之親姻其俘之也乃出其民倉葛陽樊人言中國有禮義當

以德而柔之夷狄無庶耻故以刑而威之今我乃中國也而以待夷狄者待我故不敢服且凡居此地者孰非王之親戚姻婭若何執拘之以為

俘囚也文公乃遂出其民而取其地○秋秦晉伐都楚鬪克屈禦寇以申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

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昏而傳焉宵坎血加書偽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

降秦師。秦師囚申公子儀息公子邊以歸。

在商密秦

楚界上其後遷于南郡今湖廣上津縣闔克申公子儀也屈禦寇息公子邊也因秦晉伐都戍以衛之析

楚邑近商密今為河南內鄉縣隈隱蔽之地二子戍商密實屯兵於析以為之援秦以師過析不攻而往

其隈處以計繫縛其與人詐為克析所得之囚至昏而傳其城下使商密不知囚非析人復夜闕地為坎

以埋盟之餘血加盟書其上偽若已與二子結盟者商密人見縛囚疑秦已取析見盟微疑二子已與衆

叛商密既降析戍亦敗於是秦囚二子[隈]鳥回反[係]音計[傳]音附

楚令尹子玉追秦師弗及遂圍陳納頓子于頓

頓迫于陳而出奔楚二

言晉者秦為兵主也 ○附冬晉侯圍原命三日之糧

原不降命去之謀出曰原將降矣軍吏曰請待之公

曰信國之寶也民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

亡滋多退一舍而原降遷原伯貫于冀趙衰為原大

夫狐溱為温大夫 原亦如陽楚之不服故圍原去解

三日降原之命伯貫周守 ○衛人平莒于我十二月

盟于洮脩衛文公之好且及莒平也 莒以元年酈之

將為平之未及而卒成公追成父 ○附晉侯問原守

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殮從徑餒而弗食故

使處原 勃鞞披也從從亡舊注徑行也於徑字句傳

途○柳宗元氏曰守原政之大者所以承天子樹

賢足以致命諸侯不且謀及媒近以秦王命雖或衰之

矣况當其時不乏言議之臣乎

○真德秀氏曰衰賢

者也舉而得賢則寺人亦賢也後之議者猶以為議

徐

蓋中臣之職承奉左右從容納忠可也而荐引人才則非其職矣

經二十有六年衛成公元年春王正月己未公會莒子

衛甯速盟于向向國莒滅而邑之甯速衛大夫莊子也○齊人侵我西

鄙公追齊師至鄆弗及鄆齊地書○夏齊人伐我北

鄙○衛人伐齊公子遂如楚乞師公子遂魯卿乞者執謙之意○

秋楚人滅夔以夔子歸夔芋姓國今湖廣歸州有故夔子城楚滅同姓故書人夔

無罪見滅故存其爵而不名○冬楚人伐宋圍緡緡宋邑○公以楚

師伐齊取穀穀齊邑公至自伐齊無傳

傳二十六年春王正月公會莒茲平公甯莊子盟于

向尋洮之盟也茲平公莒君莒夷無謚以號為稱前年洮之會衛欲平魯莒之怨而莒子

不親至故復為此盟○齊師侵我西鄙討是二盟也二盟洮向之盟齊孝

公欲繼為霸主怒魯私自為盟故伐之○夏齊孝公伐我北鄙衛人伐

齊洮之盟故也衛與魯為洮之盟故伐齊以救魯○吳澂氏曰洮向二盟雖瀆齊何與焉

而連與侵伐之師非義甚矣其致公使展喜犒師使

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

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展喜魯大夫犒餉也師齊師命

辭命展禽名獲食采於柳下邑謚曰惠公使展喜受其辭命於展禽以與齊侯應答趾足也不敢斥尊者

故托言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

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罄國語作罄言府藏

空虛但有楹棟如縣罄也野無青草謂無蔬菜之物計其時必有旱荒故云縣音玄對曰恃先

長火三厚平則長

王之命。昔周公大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世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

周公魯祖大子孫無相害此盟誓之辭載在盟書而藏于司盟之府周之大師主之爾桓公承齊之緒是以糾率諸侯有不和協者相與圖謀之有闕失者相與彌縫之有災患者相與匡救之所以若是者以欲昭顯大公之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皆仰望于齊曰庶幾其能循桓公之功我魯人用此不復聚眾保守曰齊孝公豈其嗣世方及九年而肯棄先王之命廢大公之職將如先君桓公何以此知齊君必不棄命廢職魯之君

子恃此所以無恐也○孫應鰲氏曰恃先王齊侯乃之命一言孝公豈能上倍其親遠違其祖

還。○東門襄仲。滅文仲。如楚乞師。滅孫見子玉。而道之。伐齊宋。以其不臣也。

襄仲即公子遂居東門故以爲氏滅孫即文仲言其不臣于周可以是以責之道音導○金履祥氏曰魯人知柳下惠之賢而不能用齊師壓境始使展喜受命焉如其言果退齊師矣而魯乞師於楚是以○夔子不祀先王之命退齊而又自犯先王之命也

祝融與鬻熊。楚人讓之。

祝融高辛氏之火正楚之遠祖也鬻熊祝融之後夔楚之別封亦世紹其祀鬻音育

對曰：我先王熊摯有疾。鬼神弗赦。而自竄于夔。吾是以失楚。又何祀焉。

熊摯楚嫡子有惡疾不得嗣位故云鬼神弗赦其後別封夔子故云自逃竄于夔摯音至○呂祖謙氏曰夔子之答楚問正也其激怒而見滅者以氣之忿而奪言之正也

秋。楚成得臣。闞宜申帥師滅夔。以夔子

歸成得臣今尹子王也○宋以其善於晉侯也叛楚

即晉二十四年宋已朝楚為平至是重冬楚令

尹子王司馬子西帥師伐宋圍緡討其從○公以楚

師伐齊取穀凡師能左右之曰以真桓公子雍於穀

易牙奉之以為魯援楚申公叔侯戍之桓公之子七

人為七大夫於楚左右謂進退在已此釋經書以字

以逼齊桓公諸子皆奔楚為大夫明孝公不能撫公

經子戊二十有七年春杞子來朝○夏六月庚寅齊侯

昭卒○秋八月乙未葬齊孝公無傳○乙巳公子遂帥

師入杞○冬楚人陳侯蔡侯鄭伯許男圍宋楚主兵

侯之上家鉉翁氏云人楚子而爵諸侯不與○十有

二月甲戌公會諸侯盟于宋無傳諸侯即上圍宋諸

與通好故自往會之非後期也

傳二十七年春杞桓公來朝用夷禮故曰子公卑杞

杞不共也杞先伐之後而迫于東夷二十三年經書

○夏齊孝公卒有齊怨不廢喪紀禮也喪紀者

○秋入杞責無禮

也責其來朝不共○愚按杞最小國其所操王帛不

之非責其用夷禮也噫來朝以庇社稷也魯豈能庇

杞者若之何反以儀文故輒與問罪之師杞寧心服

哉魯於是○楚子將圍宋使子文治兵於睽終朝而

畢不戮一人。子王復治兵於蔣。終日而畢。鞭七人。貫

三人耳。楚前伐宋。猶不服。將復圍之。治兵習號令也。子文時不為令尹。故曰使子文不戮一人。欲

以委重。子王子王時為令尹。故曰復治兵。睽蔣。皆楚邑。貫耳。以矢穿其耳。或謂耳為助語。謬。國老

皆賀子文。子文飲之酒。蔣賈尚幼。後至不賀。子文問

之。對曰。不知所賀。子之傳政於子王。曰。以靖國也。靖

諸內而敗諸外。所獲幾何。子王之敗。子之舉也。舉以

敗國。將何賀焉。子王剛而無禮。不可以治民。過三百

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賀。何後之有。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於

上庠。蓋國之卿大夫致仕者皆賀。子文以其所舉得人。蓋謂子文畧而子王詳也。蔣賈字伯贏。孫叔敖父。

前子文使子王為令尹。而曰以靖國也。故蔣賈述其言以非之。以為子王一時雖獲安靖於內。而異曰驕。

功生事必致喪敗於外。即有所得不足補其所喪。是

子舉子王以敗國事。爾又何賀焉。蓋子王之短在于

恃其剛強而無禮節。不可使之治民。若使所將兵車

過於三百乘。則力小任重。必至喪師亡身。不能復入

楚國矣。苟能戰勝復入。而後舉其賀典。亦未為後時也。總之言。子王必不勝其任。冬。楚子及

諸侯圍宋。宋公孫固如晉告急。公孫固。即二十二年大司馬固也。宋服晉

而楚圍之。故告之於晉。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

矣。先軫。晉下軍之佐。原軫也。言報宋贈馬之施救。宋受圍之急。取威重於諸侯。定霸業於晉國。皆在救

宋之一舉。○孫應鰲氏曰。齊桓既沒。楚蓋憑陵中國。宋襄思圖之。又以敗衄。故晉文特起救宋之志。欲制

強楚。曹衛背華附夷。即侵伐之。然晉文實在於救宋。服楚不在於侵曹。伐衛。狐偃曰。楚始

得曹而新昏於衛。若伐曹衛。楚必救之。則齊宋免矣。

前年楚使申叔戌。穀以偏齊。今年楚圍宋。若加兵曹衛。楚愛曹衛。必往救之。則齊宋圍繙。戍谷之事。自解。

矣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蒐治兵也被廬晉地閔公元年

晉獻公作二軍至是復大國之制為三軍元帥中軍帥也趙衰曰卻縠可臣亟聞

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

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

服以庸君其試之府聚則法也衰言卻縠所喜說者禮樂之事所敦崇者詩書之文詩

以美刺善惡為義書以紀述政事為義乃義之聚也禮以節民心為德樂以和民情為德乃德之法也有

德有義乃利國利民之本也虞書益稷篇蓋孔子未定書之前為夏書也賦猶取也庸用也言舜之舉賢

始則取納於言而觀其志既則明試以功而考其事果有言有功矣然後錫之車服以用之○王世貞氏

曰成季佐晉他謀策未離春秋人物其乃使卻縠將薦卻縠毋論管鮑遠可與岳牧同風

中軍卻縠佐之使狐偃將上軍讓於狐毛而佐之命

趙衰為卿讓於欒枝先軫使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

荀林父御戎魏犢為右狐毛狐偃之兄欒枝謚貞子欒賓之孫荀林父謚桓子魏

犢謚武子御戎戎車之御右車右晉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

子犯曰民未知義未安其居於是乎出定襄王入務

利民民懷生矣文公以二十四年入晉有圖霸之志乃教其民二年遂欲用之義者尊君

親上之謂子犯言民無義則苟生而不安其居於是二十五年納襄王以示事君之義入國而務為利民

之事民皆懷生安居知生之可樂矣將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

用於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資者不求豐焉明徵

其辭宣明徵定也不二價也子犯言民無信則不明其所以為用而交詐以相傾於是二十五年伐

原退一舍以示之信自後民之貨物相易者不敢求多而自重其言矣公曰可矣乎子

春秋左傳卷之四十四

犯曰民未知禮未生其共於是大蒐以示之禮作執

秩以正其官禮者少長貴賤之謂共恭敬也執秩主

不生於是今年春大蒐於被廬以順少長明民聽不

惑而後用之出穀戍釋宋圍一戰而霸文之教也既

知義知信知禮則聽上之命而不疑惑然後用以圖

霸業如明年楚子使申叔去穀出穀戍也又使子玉

去宋釋宋圍也明年又與楚戰于城濮一戰而霸由

晉侯以文德教民而非專兢武力故也○金履祥氏

曰晉文公勤王以示義伐原以示信大蒐以示禮所

謂五霸假之也然霸圖猶有此後世併此無之矣晉

文之霸子犯先軫之謀居多先軫報施救患取威定

霸之說已不如晉仲三不可之言惟子犯詩書義之

府禮樂德之則其言為精而又曰德義利之本則皆

霸佐之心矣夫言恩則有怨救宋固報施也至于分

曹困衛報怨亦已言盡矣稱舍於墓一譎分曹界宋一

譎私許復曹衛一譎執宛春又一譎退旆曳柴又一

譎晉文公譎而不正于此一役亟見之在軍則殺顛

顛祁瞞師入則殺舟之僑此軍法所以伸戰所以勝

國人所以畏文公霸業於是乎備見矣○孫應鰲氏

曰布經陳猷施舍有序然晉文之欲速亟功于是見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十四 終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十五

明吳興後學凌稚隆輯著

僖公七年

經 丑巳 二十有八年 齊昭公元年 春。晉侯侵曹。晉侯伐衛。 此

文公圖霸之始再書晉侯或者經文自是兩章各舉其事不相連屬傳寫多誤作一章書之爾先儒以為譏復怨者非也 ○公子買戍衛。不卒戍。刺之。 公子買魯大夫內殺大夫皆書

刺不卒戍乃欺楚之辭 楚人救衛。 ○三月丙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畀與也。○張洽氏曰自晉人侵曹至此春秋著文公致楚與戰

之由胡氏節節為之論非也 ○夏四月己巳。晉侯齊師宋師秦師

及楚人。戰于城濮。楚師敗績。 城濮當在鄆洮之間曹衛界上地晉獨書爵與

晉以霸也楚稱人敗之也陳蔡不書以其從楚也敗
補楚師者盡其大衆皆敗也○姜寶氏曰直書城濮
戰勝以至踐土會朝河陽會朝皆紀晉文攘夷
尊王盛事與齊桓伐楚召陵首止蔡丘會盟同
殺其大夫得臣楚子少與得臣之師以取敗亡故雖稱國以殺而不去其大夫明非正刑也

也○衛侯出奔楚○五月癸丑公會晉侯齊侯宋公

蔡侯鄭伯衛子莒子盟于踐土踐土鄭地今河南滎澤縣西北有踐土臺

王子虎臨盟不同軟故不書衛侯出奔叔武攝位以受盟稱子從未成君之禮也○陳侯如

會無傳○公朝于王所無傳先書盟後書朝春秋不以天子與斯盟之辭王去踐土非

京師故云王所○六月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復其位衛元

咺出奔晉元咺衛大夫杜預氏云雖為叔武訟訴失君臣之節故無賢文○陳侯款

卒無傳○秋杞伯姬來無傳歸寧也○公子遂如齊無傳聘也○

冬公會晉侯齊侯宋公蔡侯鄭伯陳子莒子邾子秦

人于温○天王狩于河陽河陽即温今河南孟縣有河陽城以其在河之北故

云河陽以大天子也○吳澂氏曰踐土是天王自來故沒而不書存君體也會温則晉實召王故書天王

自狩存臣禮也○姜寶氏曰當時晉以許不會踐土欲討許衛侯為元咺所訟欲討衛又以温為王所賜

地會諸侯於此以謀討貳而即欲王至其地一籍寵靈焉自嫌强大不敢入京師之意晉容有之自以地

小力薄不足以待諸侯因晉侯之請有出而就之之意王亦容有之此春秋所取也故書諸侯會温天王

狩于河陽公朝王所若諸侯自相為會王適以狩而至而諸侯因相與朝王云爾如此則王與諸侯兩無

嫌兩皆可取之辭也壬申公朝于王所壬申不書月上文冬字之下有闕文○晉

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受臣之訴以執其君不稱晉侯衛元

咺自晉復歸于衛自晉者因其力也○諸侯遂圍許會温諸侯也遂

繼事曹伯襄復歸于曹。遂會諸侯圍許。

傳二十八年春。晉侯將伐曹。假道于衛。衛人弗許。還

自南河濟。侵曹。伐衛。正月。戊申。取五鹿。伐曹從狐偃之言晉自絳

由路澤至衛曹。越在衛南。故假道于衛。既而從汲二

月。晉卻縠卒。原軫將中軍。胥臣佐下軍。上德也。原軫即先

軫以下軍佐超將中軍。以其有賢德而尊上之。胥臣即司空季子。

孟衛侯請盟。晉人弗許。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出

其君以說于晉。衛侯出居于襄牛。齊侯以穀戍之迫故從晉求援。斂孟

衛地。衛侯請受盟于晉。晉侯怨其不禮。又不假道。故不許。衛盟與楚與通好也。說解說也。襄牛衛地。孟音

于說如字。姜寶氏曰。據當時觀浴與塊。晉文於曹衛雖有怨。然其所以侵曹伐衛。則自為破楚之黨。與

以屈楚而成霸耳。即如齊桓之伐楚而侵蔡也。豈專為楚姬蕩舟之故哉。故知胡氏譏復仇之說未盡。

○公子買戍衛。楚人救衛。不克。公懼於晉。殺子叢以

說焉。謂楚人曰。不卒戍也。子買即子叢。衛楚之昏姻。晉伐衛。魯欲與楚。故使子

買戍衛。以拒晉。既而楚人果如狐偃之計。救衛不克。魯見晉強。懼討。召子叢而殺之。以自解說於晉。飾詞

以誑楚。曰。子叢不終戍事而歸。是以殺之。殺子叢在楚。救衛下。經在上者。救衛赴後至也。說如字。

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曹人尸諸城上。晉侯患之。聽輿

人之謀。曰。稱舍於墓。師遷焉。曹人兇懼。為其所得者

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三月。丙午。入曹。數之以

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且曰。獻狀。令無

入僖負羈之宮。而免其族。報施也。晉既致楚救衛。復舍衛而圍曹。攻曹

城門晉師多傷死者曹人陳其尸于城上晉侯患其
搖動軍心故聽眾人之計揚言師止于曹墓將發其
塚因遂移師焉曹人不勝兇兇恐懼凡晉人為其所
得者悉棺斂其尸而出之於門外蓋欲加禮於晉師
以免發塚之禍也于是晉師乘其兇懼而攻之軒大
夫車言曹棄賢濫爵故令乘軒者各獻其在位之功
狀詩所謂三百赤芾是也魏犢顛頡怒曰勞之不圖
官猶室也施食璧之施

報於何有。藝僖負羈氏。魏犢傷於胷。公欲殺之。而愛
其材。使問且視之病。將殺之。魏犢束胷見使者曰。以
君之靈。不有寧也。距躍三百。曲踊三百。乃舍之。殺顛

頡以徇于師。立舟之僑以為戎右。二子各有從亡之
勞故言勞苦之大
公尚不為圖謀此小惠何足以報恨公忘已而念彼
也藝燒也公欲討其違命之罪而殺之愛其有才力
使人責讓其事且視其傷束胷束縛其胷之創也不
有寧不敢以病故自安寧也距躍超越也謂距地向

前超躍越物而過凡三次勉勵而為之曲踊跳踊也
謂向上跳而折腹下亦三次勉勵而為之百猶勵也
一說百猶阡陌之陌距躍直跳也曲踊橫跳也舟之
僑故號臣閔二年奔晉文公以魏犢才故赦其罪而
黜其職以舟之宋人使門尹般如晉師告急。公曰。宋
人告急。舍之則絕。告楚不許。我欲戰矣。齊秦未可。若

之何。門尹般宋大夫楚人猶未解圍告急于晉文公
謂舍而不救則宋與我絕告楚釋圍楚必不許
則我欲與楚師戰矣而齊秦又未肯助我今
何以得齊秦并力而與我戰楚也般音斑先軫曰。
使宋舍我而賂齊秦。籍之告楚。我執曹君。而分曹衛

之田。以賜宋人。楚愛曹衛。必不許也。喜賂。惡頑。能無

戰乎。先軫設計以為今當使宋舍我晉而納賂於齊
秦假借齊秦使告于楚請解宋圍我則執曹之
君而以曹衛之田與宋彼曹衛乃楚之所愛者楚見
宋得二國之田必不許齊秦之請如此則齊秦喜得

宋賂而怒楚之頑而不許也齊秦必將自公說執曹與楚爭戰矣不言執衛侯衛侯已出故也

伯分曹衛之田以畀宋人盡如先軫之計○吳澁氏曰晉之用師於曹衛也實

欲致楚而與之戰先以假道而啓衛之釁衛既不許則還師自南河濟畧侵曹境不深治曹也移師伐衛責其不假道之罪衛服罪請盟而猶不許以致其君出避魯魯成逃還則楚不得不救衛矣楚既救衛猶恐其人衆先歸則又移師臨曹入其國而執其君又以曹君畀受圍之宋多方以激楚之怒則楚不得不與

晉戰矣楚子入居于申使申叔去穀使子王去宋曰無

從晉師晉侯在外十九年矣而果得晉國險阻艱難備嘗之矣民之情僞盡知之矣天假之年而除其害

天之所置其可廢乎軍志曰允當則歸又曰知難而退又曰有德不可敵此三志者晉之謂矣申在方城故云入二

十六年申叔戌穀今使徹戌而去二十七年楚圍宋今使徹圍而去晉文公以僖五年奔狄至二十四年歸晉允在外十九年備嘗艱阻則志慮愈堅情僞盡知則見識愈明獻公之子九人惟文公在是天假年也惠懷呂卻俱滅是除其害也軍志兵書允信也當謂彼此相當其曰允當則歸者蓋謂齊秦既為宋請則赦宋而歸可謂允當也其曰知難而退者蓋謂晉強難勝可以退也其曰有德不可敵者蓋謂晉侯備嘗艱難盡知情僞為有德不可與

之敵也此楚子引言三志之意也子王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伯棼闞伯比之孫越椒也

閒執塞止也為賈嘗言子王過三百乘不能以入故欲決于一戰以止塞之楚有左右廣西廣即右廣也楚大子有宮甲故云東宮若敖子王之祖周禮制軍凡百人為卒六卒子王宗人之兵六百也蓋楚子在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從子王而戰也○愚按楚子三引軍志以料晉不可敵不可謂不明矣既而

十六年申叔戌穀今使徹戌而去二十七年楚圍宋今使徹圍而去晉文公以僖五年奔狄至二十四年歸晉允在外十九年備嘗艱阻則志慮愈堅情僞盡知則見識愈明獻公之子九人惟文公在是天假年也惠懷呂卻俱滅是除其害也軍志兵書允信也當謂彼此相當其曰允當則歸者蓋謂齊秦既為宋請則赦宋而歸可謂允當也其曰知難而退者蓋謂晉強難勝可以退也其曰有德不可敵者蓋謂晉侯備嘗艱難盡知情僞為有德不可與

之敵也此楚子引言三志之意也子王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伯棼闞伯比之孫越椒也

閒執塞止也為賈嘗言子王過三百乘不能以入故欲決于一戰以止塞之楚有左右廣西廣即右廣也楚大子有宮甲故云東宮若敖子王之祖周禮制軍凡百人為卒六卒子王宗人之兵六百也蓋楚子在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從子王而戰也○愚按楚子三引軍志以料晉不可敵不可謂不明矣既而

十六年申叔戌穀今使徹戌而去二十七年楚圍宋今使徹圍而去晉文公以僖五年奔狄至二十四年歸晉允在外十九年備嘗艱阻則志慮愈堅情僞盡知則見識愈明獻公之子九人惟文公在是天假年也惠懷呂卻俱滅是除其害也軍志兵書允信也當謂彼此相當其曰允當則歸者蓋謂齊秦既為宋請則赦宋而歸可謂允當也其曰知難而退者蓋謂晉強難勝可以退也其曰有德不可敵者蓋謂晉侯備嘗艱難盡知情僞為有德不可與

之敵也此楚子引言三志之意也子王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伯棼闞伯比之孫越椒也

閒執塞止也為賈嘗言子王過三百乘不能以入故欲決于一戰以止塞之楚有左右廣西廣即右廣也楚大子有宮甲故云東宮若敖子王之祖周禮制軍凡百人為卒六卒子王宗人之兵六百也蓋楚子在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從子王而戰也○愚按楚子三引軍志以料晉不可敵不可謂不明矣既而

十六年申叔戌穀今使徹戌而去二十七年楚圍宋今使徹圍而去晉文公以僖五年奔狄至二十四年歸晉允在外十九年備嘗艱阻則志慮愈堅情僞盡知則見識愈明獻公之子九人惟文公在是天假年也惠懷呂卻俱滅是除其害也軍志兵書允信也當謂彼此相當其曰允當則歸者蓋謂齊秦既為宋請則赦宋而歸可謂允當也其曰知難而退者蓋謂晉強難勝可以退也其曰有德不可敵者蓋謂晉侯備嘗艱難盡知情僞為有德不可與

之敵也此楚子引言三志之意也子王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伯棼闞伯比之孫越椒也

閒執塞止也為賈嘗言子王過三百乘不能以入故欲決于一戰以止塞之楚有左右廣西廣即右廣也楚大子有宮甲故云東宮若敖子王之祖周禮制軍凡百人為卒六卒子王宗人之兵六百也蓋楚子在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從子王而戰也○愚按楚子三引軍志以料晉不可敵不可謂不明矣既而

十六年申叔戌穀今使徹戌而去二十七年楚圍宋今使徹圍而去晉文公以僖五年奔狄至二十四年歸晉允在外十九年備嘗艱阻則志慮愈堅情僞盡知則見識愈明獻公之子九人惟文公在是天假年也惠懷呂卻俱滅是除其害也軍志兵書允信也當謂彼此相當其曰允當則歸者蓋謂齊秦既為宋請則赦宋而歸可謂允當也其曰知難而退者蓋謂晉強難勝可以退也其曰有德不可敵者蓋謂晉侯備嘗艱難盡知情僞為有德不可與

之敵也此楚子引言三志之意也子王使伯棼請戰曰非敢必有功也願以閒執讒慝之口王怒少與之師唯西廣東宮與若敖之六卒實從之伯棼闞伯比之孫越椒也

閒執塞止也為賈嘗言子王過三百乘不能以入故欲決于一戰以止塞之楚有左右廣西廣即右廣也楚大子有宮甲故云東宮若敖子王之祖周禮制軍凡百人為卒六卒子王宗人之兵六百也蓋楚子在申遣此兵以就前圍宋之衆從子王而戰也○愚按楚子三引軍志以料晉不可敵不可謂不明矣既而

十六年申叔戌穀今使徹戌而去二十七年楚圍宋今使徹圍而去晉文公以僖五年奔狄至二十四年歸晉允在外十九年備嘗艱阻則志慮愈堅情僞盡知則見識愈明獻公之子九人惟文公在是天假年也惠懷呂卻俱滅是除其害也軍志兵書允信也當謂彼此相當其曰允當則歸者蓋謂齊秦既為宋請則赦宋而歸可謂允當也其曰知難而退者蓋謂晉強難勝可以退也其曰有德不可敵者蓋謂晉侯備嘗艱難盡知情僞為有德不可與

子王不勝私忿固請一戰楚子業嘗怒其不可則曷
不更命之反而乃少與之師竊念以若所料即悉師
以赴猶懼不免而顧以少擊衆是欲自敗其師也子
抑又何昧耶城濮之戰吾於子王乎不足深誅矣

王使宛春告於晉師曰請復衛侯而封曹臣亦釋宋

之圍宛春楚大夫時衛成公未出竟故云請復衛曹伯見執已失位故云封曹子王爲此言以要晉

也子犯曰子王無禮哉君取一臣取二不可失矣無禮

謂無君臣之禮君指楚子以釋宋圍爲晉之惠臣指子王以復衛封曹爲已功不可失言可伐也先

軫曰子與之定人之謂禮楚一言而定三國我一言

而亡之我則無禮何以戰乎不許楚言是棄宋也救

而棄之謂諸侯何楚有三施我有三怨怨讐已多將

何以戰不如私許復曹衛以携之執宛春以怒楚既

戰而後圖之

與猶許也先軫以子犯之言爲未當故云女且許之定安也言安定人國謂之

禮子王以一言而復衛封曹釋宋是楚能定人三國不可謂無禮而我不許楚則晉無曹衛楚必亡宋是

我以一言而亡人三國則我無禮矣以無禮敵有禮

何以爲取勝之道也且楚言復曹衛而我不許是我

棄宋也本以救宋而反棄之諸侯其謂我何三施指

上定三國三怨指上亡三國不知以下是先軫畫策

携離也言不如私許復曹衛使告絕于楚以離其黨

執子王之使以激其怒以埃既與之戰而後定計以

救宋可也○陸欒氏曰原軫言定人之謂禮似也則

未知私許復曹衛與執宛春也者禮歟能爲善言而
以詐詭終之曾不如子公說乃拘宛春於衛且私許
犯之語之猶近實也
復曹衛曹衛告絕於楚子王怒從晉師從晉師求戰也果如先軫
之言晉師退軍吏曰以君辟臣辱也且楚師老矣何故
退子犯曰師直爲壯曲爲老豈在久乎微楚之惠不

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報也。背惠食言。以亢其讐。我

曲楚直。其衆素飽。不可謂老。我退而楚還。我將何求。

若其不還。君退。臣犯。曲在彼矣。退三舍。以晉文而辟子王故云君

辟臣晉文過楚楚子享之且送諸秦故云微楚之惠不及此初晉文云晉楚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故

今以退三舍為報食言者言而不行如食之消散也亢猶當也言背楚之惠而自食其報楚之言以當楚

人之讐怨則是晉之理曲而楚之理直楚之直氣充飽有素不可謂老也我退舍而楚兵亦歸我復何求

於楚若我退舍而楚兵不歸是晉君退辟而楚衆欲

止。子王不可。子王獨欲戰所謂君退臣犯也。○呂祖謙氏曰晉文加兵曹衛以欺楚許復二

國以携楚又拘子王之使以怒楚三舍辟之示怯夏以誘楚其詭計如此孔子斷之曰譎豈不信哉

四月戊辰。晉侯、宋公、齊國歸父、崔夭、秦小子憇次于

城濮。楚師背鄴而舍。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曰：原田

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公疑焉。子犯曰：戰也。戰而捷

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國歸父崔夭齊大夫

小子憇秦穆公子鄴丘陵險阻之名楚兵舍於其處恃有據也文公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以觀其意高

平曰原言原田之草每每然而美盛喻晉士卒之多而盛宜舍其舊惠而謀立新功也文公以衆不直已

為疑故子犯寃勝負之數以決之表裏山河者言晉國外河而內山猶可自守人不能害也天上聲勲魚

覲反鄴音梅公曰：若楚惠何？欒貞子曰：漢陽諸姬，楚實

盡之。思小惠而忘大耻，不如戰也。貞子欒枝也水北曰陽文公猶懷楚

惠故貞子言姬姓諸侯在漢水之北者楚實盡滅之若思其贈送之小惠而忘其并滅同姓之大耻非計

之得也。晉侯夢與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盪其腦，是以懼。

子犯曰吉。我得天。楚伏其罪。吾且柔之矣。鹽與周易

同蓋蠱之害物者。文公夢與楚子以手相搏。楚子伏於文公之上。以手捧持其腦。而撲碎之。文公以已。

楚子之下。為懼。子犯察見事機。故權解為吉。謂晉侯向上。為得天。楚子向地。為伏罪。腦所以柔物者。而楚子碎。晉侯之腦。則是我能柔之也。據考工記注。

云腦得和煦之氣。故柔舊注。鹽楚也。監音古。子王

使鬬勃請戰。曰。請與君之士戲。君馮軾而觀之。得臣

與寓目焉。鬬勃。楚大夫。子上也。前伯勞請戰。請於楚也。今鬬勃請戰。請於晉也。軾。車前橫木。寓

寄也。子王以戰為戲。馮。音馮。與音預。晉侯使欒枝對曰。寡

君聞命矣。楚君之惠。未之敢忘。是以此為大夫退。

其敢當君乎。既不獲命矣。敢煩大夫。謂二三子。戒爾

車乘。敬爾君事。詰朝將見。在此言遲回於此而未敢決戰也。大夫指子王退謂

退。三舍。君亦指子王當猶敵也。謙言不敢與君相敵也。不獲命。謂不得楚止師之命。敢煩大夫。又指鬬勃

言。二三子。謂子王子西之屬。詰朝。平旦也。晉車七百乘。鞮鞢鞅鞞。晉侯登

有莘之虛。以觀師。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

以益其兵。已巳。晉師陳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

陳蔡。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共五萬二千五百人。皮在背曰鞮。在胷曰鞞。在腹曰鞅。在後曰鞞。

鞞言。駕乘脩備也。有莘。故國。各少長。猶言大小。伐木以益。攻戰之具。下文所曳柴。亦是也。莘北。即城濮。鞞

羊。晉反。鞞。以及反。鞞。倚兩反。鞞。音半。○傳。遂氏曰。觀子王請戰之詞。與欒枝之對。晉侯之觀兵勝負已別。

子王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子西

將左。子上將右。子王自誇其強。故云今日必無晉也。晉子西。鬬宜申也。子上。鬬勃也。胥臣

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子王既輕。晉而晉尤

蒙。火。二。專。主。平。則。義。參。五。喜。八。積。

多設譎計以圖決戰胥臣乃以虎皮蒙馬欲使馬見而懼陳蔡屬楚右師故子上所將右師亦懼而潰

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欒枝使與曳柴而偽遁楚師馳

之原軫卻溱以中軍公族橫擊之狐毛狐偃以上軍

夾攻子西楚左師潰楚師敗績狐毛將上軍設二大旗而退使若大將稍

卻欒枝將下軍使衆曳柴揚塵詐爲衆走楚師見二旆先退曳柴塵起以爲晉師已走故馳而逐之公族

公所率子王收其卒而止故不敗子王見左右軍皆

中軍獨晉師三日館穀及癸酉而還館舍也食楚軍

不敗復曰昔者齊威既沒楚人復張猖狂不道欲宗諸侯

與宋並爭會孟戰泓以窘宋者數矣今又圍之踰年

天下諸侯莫有能與抗者晉文奮起春征曹衛夏服

強楚討逆誅亂以紹威烈自是楚人屏迹不犯中國

者十五年此攘夷狄救中國之功可謂不旋踵而建矣

○甲午至于衡雍作王

宮于踐土衡雍鄭地今河南滎澤縣有衡雍故城襄

王聞晉戰勝欲自往勞之故晉爲作行宮

鄉役之三月鄭伯如楚致其師爲楚師既敗而懼使

子人九行成于晉晉欒枝入盟鄭伯五月丙午晉侯

及鄭伯盟于衡雍鄉猶屬也城濮役之前三月致鄭

成求服也丁未獻楚俘于王駟介百乘徒兵千鄭伯傅王

用平禮也已酉王享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

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

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玃弓矢千秬鬯一鹵虎賁三

百人曰王謂叔父敬服王命以綏四國糾逖王慝敵

王愾故獻俘駟介四馬被甲也徒兵步卒也傅相也以周平王享晉文侯仇之禮享晉侯故云用平禮侑

徐

助也。王設享禮，置醴酒，命之束帛，以助其歡。尹氏、王子虎皆周卿士，叔與父周大夫，周禮九命作伯。王嘉晉文之功，使三官以策書命晉侯為伯，以寵晉也。大輅、金輅、祭祀所乘戎輅，戎車兵事所乘彤赤弓，旅黑弓，賜之弓矢，使得專征伐也。秬、黑黍，鬯，香草，鹵，器名，蓋以香草釀黑黍為酒而實之於鹵，用以降神也。周禮：虎賁氏以虎士八百人，先後於王而趨，今賜晉侯以三百人，逃遠，慝惡也。言有惡於王者，當糾治而使遠于王也。茲，音盧，鹵，音酉，賁，音奔，逃，音惕。○孫應鰲氏曰：晉文攘楚不朝于京師，獻楚俘以警衆，乃坐使天子下臨，主盟進位侯，伯後世有晉侯三辭從命曰：天子以取九錫者將籍口於是。

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受策以出。

出入三覲。奉揚奉承于已而揚顯于外也不大休美也出入猶去來也覲覲君也未受命則三

辭已受命則三衛侯聞楚師敗懼，出奔楚，遂適陳，使

元咺奉叔武以受盟，癸亥，王子虎盟諸侯于王庭。

衛大夫叔武衛侯弟奉使攝君事也王庭踐土王宮之庭要言曰：皆獎王室，無相

害也。有渝此盟，明神殛之，俾隊其師，無克祚國。及而

玄孫無有老幼。獎助渝變殛誅隊殞也克能也言無能世祚其國家自玄孫而下無問老

君子謂是盟也信，謂晉於是役也，能以德

攻。君子謂踐土之盟合于信義城濮之役能以文德教民而後用之○初，楚子玉自

為瓊弁，王纓未之服也。先戰，夢河神謂已曰：畀余，余

賜女孟諸之麋，弗致也。大心與子西使榮黃諫，弗聽。

榮季曰：死而利國，猶或為之。况瓊王乎？是糞土也。而

可以濟師，將何愛焉？弗聽。出告二子曰：非神敗令尹，

令尹其不勤民，實自敗也。弁皮弁纓所以結于頷下而垂者以瓊王為之飾也

先戰未戰之先昇與也。孟諸宋藪澤名水草之交曰麋神。意謂子以弁纓與我。我能賜女地。地利助女戰勝。子王弗致弁纓於河。大心子王子西子王族子王剛復故。因榮黃而諫。使以弁纓投于河。神榮季榮黃字從神之所求。則國人必以為陰得神助。用命爭先。故云可以濟師。弗聽禱神而榮季以為不勤民者。蓋禱神雖無預于戰而亦足以繫屬乎民心。今子王爰惜此物不為民禱。神是無勤民之心也。○陸粲氏曰。楚俗信鬼。故有是說。而左氏又特好怪。於既敗。王使是乎侈言之。以神其事亦不足辨也。已。謂之曰。大夫若入。其若申息之老何。子西孫伯曰。得臣將死。二臣止之曰。君其將以為戮。及連穀而死。王言

申息二邑子弟皆從子王而死。何以見其父老孫伯大心字二子。答言得臣將自殺。二臣止之。欲令來就君戮。及子王及至連穀。而楚王無赦命。故自殺。晉侯聞之。而後喜可知也。曰。莫余毒也已。薦呂臣實為令尹。奉已而已。不在民矣。

晉侯喜見於顏色。言子王既死。莫有為我之毒害者。為呂臣即孫伯代子王為令尹。但能自守其志。不在民也。殺得臣。經在踐土盟上。傳在下者。說晉事畢而次及楚也。○或訖元咺於衛侯。

曰。立叔武矣。其子角從公。公使殺之。咺不廢命。奉夷

叔以入守。

訖猶譖也。角元咺子夷叔。即叔武夷謚也。衛侯信叔武為君之譖。使人殺元咺之子。

元咺不敢以其子被殺之故。廢棄衛侯之命。奉夷叔以入守衛。六月。晉人復衛侯。甯

武子與衛人盟于宛濮。曰。天禍衛國。君臣不協。以及

此憂也。今天誘其衷。使皆降心以相從也。不有居者。

誰守社稷。不有行者。誰扞牧圉。不協之故。用昭乞盟

于爾大神。以誘天衷。自今日以往。既盟之後。行者無

保其力。居者無懼其罪。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

君是糾是殛國人聞此盟也而後不貳

武子名俞孔子稱其邦有

道則知邦無道則愚者也時從衛侯在外宛濮地名初衛侯欲與楚國人不欲故不和衷中也養牛曰牧養馬曰圉盟言謂天降禍於衛國俾君臣不和以及此出君之禍今者天意悔禍誘掖衛人之心使皆降心以從順也向使衛臣無居於國內者誰與守衛國之社稷無從君出行者誰與捍衛君之牧圉恐居者行者有不相安故用敢昭明信誓乞盟于爾上下神祇以誘掖其中心之天理自今既盟之後行者無以為勞而自恃其力居者無以不出從君而懼得罪有敢變此盟而以惡相及者在盟之明神與衛國之先君必糾正其罪以誅殛之杜預氏云傳言叔武之賢甯俞之忠衛侯所以書復歸衛侯先期入甯子先長牂守門以為使也與之乘而入公子歆犬華仲前驅叔武將沐聞君至喜捉髮走出前驅射而殺之公知其無罪也枕之股而哭之歆犬走出公

使殺之元咺出奔晉

衛侯不信叔武之不立故先期而入國甯子先衛侯而入欲救

護其妄殺也長牂衛大夫時為衛守門以甯子為成公之使與之共載而入公子歆犬華仲並衛大夫衛侯使二大夫前驅掩甯子之未備也叔武喜倉皇出迎前驅探君意射殺之衛侯知叔武無罪枕其尸于股而哭之使以殺叔武之罪殺歆犬元咺於此是奔晉愬其事甯了郎反歆市專反

○附城濮

之戰晉中軍風于澤亡大旆之左旃祁瞞奸命司馬殺之以徇于諸侯使茅茷伐之

中軍牛馬牡牝相誘因而走失大旆大將之旗通帛曰旃大旆所繫之通帛亦失去不知所在奸犯也祁瞞掌此二者而皆失之為奸命奸音干茷音師還壬午濟河舟之僑先歸士會攝右

舟之僑為戎右棄其

職而先歸士會隨武子士為之孫權令代之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

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徵會討貳殺舟之僑以徇于

也且明德也

春秋一經莫非仲尼筆削而傳於河陽之狩趙盾之弑泄治之罪此三事稱仲尼者以其變易舊例恐人不信須聖言以為證故特稱仲尼以明之蓋天子諸侯田獵不出封內今河陽屬晉而仲尼諱書天王狩于河陽言河陽非天子巡狩之處其事實自見且隱其召君之闕欲以明周之德胡傳所謂以尊周而全晉是也一說以明周德之衰亦是

壬申公朝于王所

也一說以明周德之衰亦是 侯經在朝王下傳在上者告執晚也○郭登氏曰天王至踐土春秋沒而不書天王會于温而春秋書狩於河陽此二者直吾聖人之筆削也天王不當出勞晉侯晉侯不當召王以諸侯見君屈於臣是為失道以臣召君不可以訓雖兩書朝於王所以為美事其朝也既非巡狩之常時又非方岳之常所變文起義其失自見學者當於此處求聖人之心法雖不中不遠矣程子云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此類也歟

○丁丑諸侯圍許

有日無月史闕文也會温本為討衛許也至是許再會不至故遂伐

之晉侯有疾曹伯之豎侯孺貨筮史使曰以曹為解

豎小臣也侯姓孺名貨賂也筮史晉掌卜筮之官解釋也侯孺意晉侯有疾必問于卜筮故賂于筮史使以釋曹為言 齊桓公為會而封異姓今君為會而滅同姓

曹叔振鐸文之昭也先君唐叔武之穆也且合諸侯

而滅兄弟非禮也與衛偕命而不與偕復非信也同

罪異罰非刑也禮以行義信以守禮刑以正邪舍此

三者君將若之何

此以下皆筮史為曹解說之辭齊封異姓以齊姜姓衛曹皆姬姓也

君滅同姓以晉與曹衛皆姬姓也曹始封之君振鐸文王之子也晉始封之君先君唐叔武王之子也曹與晉為兄弟之國今晉會諸侯而滅之非主盟之禮也晉私許復曹衛今已復衛侯而曹伯至今不復非出令之信也曹衛皆有不禮晉侯之罪今晉復衛而不復曹非討罪之刑也蓋既有兄弟之義必禮意浹洽以行之既有兄弟之禮必須以誠實之意而守之無禮無信則謂之邪然後用刑以正之三者所係若

此今皆舍棄之君何公說復曹伯遂會諸侯于許曹伯

以服諸侯之心也

不復歸國遂會諸侯圍許○愚按筮史非禮非信非

刑之言晉文誠無以自解且其說而復曹也惜乎言

者以貨故聽者以疾故復○錄附晉侯作三行以禦狄

荀林父將中行屠擊將右行先蔑將左行晉已置上

今復增置三軍以辟天子六

軍名故改稱三行三行無佐

春秋左傳註評測義卷之六

Handwritten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bleed-through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The text is extremely faint and illegible due to fading and the quality of the scan. It appears to be organized into several columns within a rectangular border.

